

楔 子

一大早，宣家大院的門庭就灑掃得格外清潔，朱紅大門一早就大大敞開，門上的喜字猶是紅艷，奴僕各個是新衣筆挺，陣仗浩大地站在正廳外，而廳裡站滿了宣家的一些親族，主位上坐著宣府家主宣威以及姨娘姬冰，眾人正等待著昨日才進門的宣府少奶奶來向諸位長輩敬茶。

這等於是新人入門重要的第一課，在敬茶的同時，除了認識長輩、表達敬意之外，也代表長輩正式認可了這位新媳婦。

待時辰一到，昨日成親的新郎官宣青塵，已領著他的新婚妻子南淨雪出現在花園之中，正要步向正廳。

不必轉頭看她，宣青塵也能想像南淨雪嬌顏含羞帶怯的模樣，昨夜洞房花燭夜的纏綿，到此時仍舊令他回味不已。

回想認識南淨雪的第一天，他就為她那楚楚可憐的清純氣質著迷，而後兩人進一步熟識，他便認定這個心地善良、個性溫柔的小女人就是他未來的伴侶，於是他不顧長輩及旁人的阻止，執意娶了她。

所以即便今日屋內的親族們是來賀喜的，表情卻都有那麼一絲絲古怪，身為高堂的宣威及姬冰也面無表情，但宣青塵臉上那淡定的笑容卻是發自內心。

話說宣家糧行是京城第一大糧商，由祖輩從小米店開始經營，到宣威的爺爺那一代發揚光大，而宣青塵更是青出於藍，讓宣家糧行開遍天下，幾乎占了南方所有市場。雖說他尚未繼承家業，但事實上宣家糧行的主事者已然是他，他更在三年前搶下了皇室特許糧商的位置，風光無限。

宣青塵本人除了年輕有為，外表更是豐神俊朗、氣度高華，因為宣府嚴格的家法門規，他也律己甚嚴，從不出入煙花場所，如此的富戶模範，自然成了眾多未出嫁閨女心目中乘龍快婿的人選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他最後卻沒有選擇任何對他事業有幫助的千金小姐，而是娶了一個沒有背景的孤女南淨雪。

南淨雪十歲時父母雙亡，寄住在伯父家，南家祖傳釀酒事業，也就南淨雪跟著父親學了手藝，其餘南家的親人根本不把祖業當一回事。他們收容南淨雪，也是因為她能釀些好酒賣錢，對家計多少有貢獻，否則早趕她出去了。

正是因為如此，她才能在賣酒的時候遇到宣青塵，結下兩人的緣分。

門不當戶不對，南淨雪自然成了宣青塵眾家親戚攻擊的重點，尤其是那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們，更是尖酸刻薄到了極點，若非顧及著宣威的面子，他們說不定還會朝南淨雪吐口口水呢！

此時，新婚的兩人到了正廳前，南淨雪敏銳地感受到了屋裡的不善，本能地止住腳步。

宣青塵卻握住了她的小手安撫道：「有我在。」

南淨雪原本心頭惴惴，想不到丈夫卻給了她最需要的溫暖支持，讓她不由展顏一笑，又有勇氣面對接下來的難關了。

她知道，他是為了讓她免於伯父的迫害才娶她，他的情義她十分感激，孤女出身

的她，算是高攀了宣青塵，所以她一定要做好宣家媳婦的角色，多幫襯幫襯宣青塵，絕不能讓他丟臉。

「你們瞧瞧，這新婦果然是小戶人家出來的，就這麼讓男人牽著，一點禮數都不懂……」

「她或許是以為抓住了宣少爺就等於抱住了搖錢樹吧！」

「為了嫁進宣府，不知她耍了多少手段……」

南淨雪被宣青塵握住的小手，起初微微的發抖，最後卻堅定的反握住他。那些議論的聲音雖小，仍是清清楚楚地進入了她的耳中，但這些人又不是她，為何能夠把她的真心真意揣測得如此卑劣？沒有人知道她有多麼愛宣青塵，她雖然什麼都做不了，卻也拚命的忍住眼淚，為了他而勇敢。

當初她下定決心站在他身邊時，就註定要承受這些風言風語。

宣青塵很滿意她的表現，大大方方牽著她走入正廳。

那些議論紛紛的聲音暫時壓下了，不過今日敬茶擔任司儀的老總管，卻為難地看著臉色凝重的宣威，遲遲不敢繼續接下來的儀式，因為他無法確定這位大老爺的反應究竟是要行禮，還是要翻桌。

全場一片鴉雀無聲，氣氛冷到了極點。

宣青塵看著這一切，只是冷冷一笑，他知道父親不喜歡南淨雪，最主要還是受姨娘姬冰的影響。姬冰對於宣家未來可能要換女主人的事非常反感，不知對宣威吹了多少枕頭風，有心要給入門後的南淨雪難看。

這個姬冰是宣青塵親生母親的胞妹，曾許給富商劉家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後來劉家逢難沒落，其夫亡故，姬冰不適應貧窮的生活，便前來宣家投靠姊姊，進而與宣威產生情愫，在姊姊病故後被宣威納做二房。

對宣青塵來說，這是親上加親的關係，只不過他始終無法奉這位姨娘為至親，覺得她功利心太重，但這種家族裡的矛盾，又不能宣之於外，他只能想辦法將之淡化。

「父親、姨娘，孩兒青塵帶著媳婦淨雪，向諸位長輩敬茶。」宣青塵主動開口，老總管也鬆了口氣，讓下人連忙把沏好的茶遞過去。

兩人先向宣威敬茶，宣威再怎麼不喜南淨雪，也不至於砸了自己的場子，於是他哼一聲，輕啜了口茶，算是給兒子面子。

接下來宣青塵轉向姬冰，就在南淨雪將茶舉得高高的要奉上時，姬冰卻沒有接下，只是冷冷地道：「我也不是老爺的正室，如何喝得了這杯茶？」

故意把自己貶低，卻又坐在主位上，姬冰顯然是在找碴，不過宣威卻不管這種事，他認為府裡的事自然有那些女人去處理，這個新媳婦待得住就待，待不住就滾，他一點也不在意姬冰為難南淨雪。

南淨雪才剛進門，性子又單純，這種彎彎繞繞她怎麼會知道，不由求助地望向宣青塵。

宣青塵只是安撫似的拍了拍她的手，淡定地看向了姬冰問道：「姨娘，不知我是否是未來宣府家業的繼承人？」

「自然是。」宣青塵是獨子，姬冰無法否認。

「既然我是繼承人，那麼我的正妻自然就是未來的當家主母。依宣府的家規，府中的內務是由當家主母全權管理。」他好整以暇地盯著姬冰，「現在職權由姨娘暫代，姨娘若不以代理主母的身分接下這杯茶，是否代表著我們宣家現在沒有主母？未來當家主母的權力恐怕就要讓淨雪獨當一面，屆時希望姨娘別介意。」姬冰頓時啞口無言，她若接了茶，代表她必須接納南淨雪這個兒媳婦；她若不接茶，恐怕她當家主母的權力就會被剝奪，由南淨雪接掌。宣府一直以來就以家規森嚴聞名，可沒有絲毫模糊地帶，她這下真是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

為了日後的權威，姬冰只好忍住氣接下南淨雪的奉茶，不過她不善的眼神明白地在告訴南淨雪，這件事還沒完！

有了宣青塵的強勢，其餘原本還想為難一下新婦的長輩們，也都安分地接下了奉茶，南淨雪算是有驚無險地度過了這一關。

「謝謝你，相公！」出了正廳之後，南淨雪終於鬆了口氣，吐吐香舌，恢復她嬌憨的一面。

「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宣府沒有人敢欺負妳。」宣青塵自信地道。

「相公，府裡的家規好像很嚴格啊！」想起方才的大陣仗，還有今日出房間前那一大堆規矩，南淨雪有些擔憂。

「若無規矩如何成方圓？妳只要乖乖聽話，那些家規影響不到妳。」他知道府裡的家規嚴格到幾近不通情理，可是他對她的乖巧很是放心，不怕她會觸犯。

「那相公你要保護我喔！」她如秋水般的明眸中，閃著依戀的光芒。

對於她如臨大敵的態度，他不以為然地一笑。「相公絕對會保護妳，如果我辦不到，就罰我變成一個窮人好了！」

瞧她對他毫不掩飾的崇拜，宣青塵望著她出水芙蓉似的嬌容，突然心神一動，由懷裡拿出一支玉簪，插在她頭上。

「從今日起，妳就是我們宣家名正言順的媳婦了，這是我娘的遺物，要傳給未來宣家的女主人，妳可要好好保管。」他語帶深意地道。

南淨雪一陣感動，舉手摸了摸頭上的玉簪，正色回道：「好！那我也會努力做好宣家的媳婦，不會拖相公後腿的。如果我辦不到，就罰我變成一個笨蛋好了！」夫妻兩人依偎著走向了宣府深處，也走向了彼此的未來，卻不知道今日的一句戲言，之後卻成為一場改變兩人一生的風暴……

## 第 1 章

一年後，宣家大院。

南淨雪覺得她始終無法習慣這府裡嚴肅凝重的氣息，宣家的所有家規，條條框框的把她困在了這一方天地，她時常覺得透不過氣，只有在看見宣青塵的時候才會感到放鬆。

如她今日想把辛辛苦苦釀了一整年的青梅酒獻給丈夫喝，她小心翼翼的取了一小罇，交給丈夫的侍衛請其轉交，想不到那名侍衛絲毫不給面子，直言少爺吃的所有食物都必須由宣府的廚房處理，專人試過味道後，才能獻給主人。

南淨雪很是無奈，只得又把酒拎到廚房，想循家規讓自家的相公喝到酒。想不到那廚娘接到酒後一臉鄙夷，幾乎都要讓她懷疑，她所獻給相公的並不是酒，而是髒水了。

「自己釀的？裡頭加了什麼？真能喝嗎？」廚娘皺眉，雖收下了酒，嘴裡卻嘟嘟囔囔，「簡直是找麻煩！到時少爺若喝了這來路不明的酒，害了病，難道我們廚房還得擔這責任？身為少奶奶，連一點少奶奶的作派都沒有，只會來為難我們這些下人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廚娘便回到廚房，也不再理會前來獻酒的南淨雪。

她無奈地離開了廚房，都還沒轉出內院，她的丫鬟杏兒已急急忙忙跟了上來，臉上氣憤地道：「少奶奶，妳走得太早了呀！妳知道嗎，那廚娘居然把妳釀的酒給倒了！那可是用數十種珍貴草藥以及春日最初的一批青梅，釀了整整一年的美酒啊！」

南淨雪聽了相當無奈，但仔細一想，她竟連一點制衡那廚娘的方法都沒有，畢竟廚娘也是遵守著宣府的家規，反倒是她這個少奶奶想圖個方便，若把這事揭開來，屆時受罰的人必定是她。

「杏兒，沒關係的，那酒也不只一罇，我等見到相公，直接拿給他就是了。」她輕嘆了口氣，安慰著小婢女。

杏兒並不是自小就在宣府幫傭，而是在南淨雪成親後，宣青塵由外頭聘來照顧她的人。杏兒出身不好，母親是青樓女子，所以她從小就被人瞧不起，前來宣家大院當婢女也是走投無路，因為青樓的嫖娼想將她推入火坑。原本南淨雪管不到選奴的事，但無意間看到了瘦弱可憐的杏兒，便向宣青塵央求要了她，因此杏兒才能進到宣家大院，有了庇護。

杏兒的個性，相對於南淨雪而言，算是強勢多了，對於宣府不合理的規定也相當嗤之以鼻，可也只敢在私下喳呼。「少奶奶，妳人太好了，有時也要強硬一點，否則這府裡的下人每個都騎到妳頭上了！」

杏兒說的是事實，然而她對此也只能苦笑以對。「妳覺得我還能做什麼呢？宣府的奴僕都是按家規辦事，我说的话能對誰有效？」

杏兒一時啞然，她有心相勸，但若南淨雪真照著去做，恐怕也不會有人理她，畢竟現在府裡掌權的是姬冰，姬冰可是視南淨雪為眼中釘。

主僕兩人無能為力地轉回房中，經過書房前的小廣場時，卻見到方才拒絕替南淨雪送酒的那名侍衛，裸著上身跪在地上，而冷面的老總管則領著兩名壯丁，正拿著鞭子狠狠地在他身上抽著。

瞧那一身的血痕及侍衛因痛苦而顯得猙獰的臉，這殘酷的場面令南淨雪倒抽了口氣，連忙上前阻止。「總管，發生什麼事了？為什麼要鞭打他呢？」

老總管面無表情地回道：「他剛才替少奶奶傳遞了要送酒給少爺的消息，府裡的規定是少爺在公忙時，不准有私事打擾，否則鞭罰五十。」

她難以置信地搖頭。「這罰得太重了！他不過替我轉達了一句話，相公最後也沒有喝到我的酒啊！」

「只要犯錯就得受罰。」老總管相當堅持。

「這不變成是我害了他嗎！」南淨雪忍不住站到侍衛及老總管之間。「不行，我不能看你們因為我的關係而責罰他，何況這一點都不合理……」

「少奶奶，注意妳的言辭，妳是我們宣家的人，難道還敢質疑宣家的家規？」老總管盛氣凌人，銳目直勾勾地瞪著南淨雪。

她突然想起方才杏兒勸她的話，便鼓起勇氣說道：「我身為宣府少奶奶，連要保一個下人都不可以嗎？」

「阻撓家規執行者，鞭罰一百，少奶奶難道也想吃鞭子嗎？」老總管仍是陰沉著一張臉，絲毫不為所動。在這府裡，管事的可不是南淨雪，而是姬冰！

居然連她都受了威脅，南淨雪難過地發現，自己在府裡根本一點地位也沒有，頓時為難地想走也不願、想留也不能。

杏兒卻在此時跳了出來，低聲在她耳邊說道：「少奶奶，要救這個人，等晚上見到少爺時再……」

老總管突然輕哼一聲。「施以陰謀詭計欲逃避責罰，再加鞭罰一百！這下共一百五十鞭了，來啊！行刑。」

說完，狠狠的一鞭又突然落下，那名受罰的侍衛悶哼一聲，咬牙不敢叫出，因為若是哀嚎一聲，那可是又要多罰一鞭子。

他驀然看向了南淨雪，目光中沒有感激，只有厭惡與憤怒。「少奶奶，屬下的事就不勞妳費心了，難道妳想看屬下被打死嗎？」

啪！啪！啪！又是十數鞭，打得那名侍衛皮開肉綻。

南淨雪摀著嘴不讓自己叫出，那一道道鞭答雖然沒有打在她的身上，卻在她心中留下了痕跡。

她知道府裡律下甚嚴，卻因為被宣青塵保護得好好的，以為下人犯錯頂多喝斥幾句。她不知道事實竟是如此的殘酷，這樣輕賤一個人的尊嚴及肉體，簡直不把人命當一回事。

「不行，我一定要告訴相公，這種殘忍的家規一定要修正，否則偌大的宣府，未免太沒人性。」南淨雪下定了決心，她不想再看到這般可怕的事一再的在她眼前發生。

杏兒眼睜睜地看著南淨雪就要衝進書房裡，連忙硬生生將其拉走。雖然她心裡也贊成少奶奶說的話，但形勢比人強，她相信南淨雪若是硬來，那冷面老總管肯定敢不講情面的施以鞭罰。

屆時宣青塵會不會站在南淨雪這邊，支持南淨雪的想法，杏兒回想了一下那個商場上同樣面冷心狠的少爺，不由打了個冷顫，不敢再想。

因為，她居然不能肯定這個答案……

子時三刻，萬籟俱寂，宣青塵一臉疲憊地推開房門，慢慢往床邊踱去。

他已經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回房睡過了。這陣子正在進皇糧，從全國各地收來的糧

食還需經過篩選分類，最佳的那一批要送進皇宮，而這一送就要先送一季，直到下一季糧食產出，宣家糧行又會陷入新一輪的忙碌之中。

宣青塵其實仍沒有忙完，他卻拋下了工作，回到房間裡。直到他來到床邊，看到床上那嬌小的人影，眉間的深壑終是平緩了一點。

雖然礙於宣府的家規，他與妻子無法時時刻刻膩在一起，但這並不阻礙他對南淨雪的想念。她那甜美的笑容，纏繞在他的腦海；她依戀的眼光，滿足了他的自尊；她香馥馥的柔軟身子，更是刺激著他的感官。從來沒有人知道他對自家小妻子的迷戀，因為他面對外人時，無論對誰始終都是一副嚴肅冷漠的模樣。這幾天忍耐了這麼久，他還是忍不住來看看她。

輕輕的在床沿坐下，大手撫上她秀美的臉龐，床上的南淨雪像貓兒似的在他的手掌心蹭了蹭，最後迷迷糊糊地睜開了水眸。

「相公！」南淨雪甜笑著摟住他的脖子，似乎認為自己作著美夢呢！

宣青塵抿唇一笑，順勢彎身下去給了她一個吻，接著大手便開始不老實起來，探入她薄薄的衣裳之中，探索她最敏感的地帶，惹得她嬌軀輕顫。

「我不是在作夢嗎？」南淨雪終於清醒了些，確定她的親親相公真的出現在眼前，正不害臊地吃著她的豆腐呢！她等了好久才有這個機會和他見面，能夠說上幾句話，才不想這麼快就被他征服。

「相公你聽我說……」南淨雪努力想把話說清楚，但身體上傳來的快感，讓她很快沉淪其中，配合起宣青塵的需索。

「淨雪，這時候話不要這麼多……」他剝下了她的衣服，在她玉體上印下了激情的痕跡。

她嚶嚶著，在他的愛撫之中不可自拔，順著他的吻、他的手，她覺得自己飄上了雲端，與他的肌膚之親如同一道魔咒，引誘著她什麼都別管，只要與他一同共赴雲雨。

但是，難得他有空陪她，她有重要的事要先和他說，否則錯過了這次，下次見面時，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候。

於是她用盡了所有的意志力，將他推開一些，接著抓起棉被把自己一捲，喘息猶未停歇，臉色紅艷艷地橫飛了宣青塵一記媚眼，才不依地道：「相公，我要說的事情很重要，你先聽我說嘛……」

宣青塵難得見她如此堅持，居然拂了他的意願，便硬是壓抑著自己的慾望，停下來，只不過臉色自然不太好。「說。」

她看他好像不太高興，心忖自己似乎做了傻事，但憋著不說的話，她心裡又難過，只得硬著頭皮說道：「相公，我覺得宣府的家規似乎有些太過嚴格了……」

「妳在這個時候跟我說宣府的家規？」他儘量不表現出心中的不悅。以現在的情況來說，他倒是覺得宣府的家規太鬆了，少奶奶居然可以讓少爺忍到快要爆炸！

「對，那個，你的侍衛前些日子被老總管鞭刑——」她想替那位侍衛說情，卻被他打斷。

「那件事我知道，總管的處罰沒有不對。」宣青塵似乎知道她想說什麼了，逕自

獨斷地道：「那名侍衛的受罰與妳有關，或許妳心存愧疚，不過家規就是家規，若是隨意縱容或放寬，以後如何服眾？」

「但太過不通情理，就成了嚴刑峻罰，不是更容易引起反彈？」

「我自小就是在這樣的規範裡長大，不也活得堂堂正正？妳只是不習慣府裡的生活，久了妳就習慣了。」宣青塵搖了搖頭，認為她就是沒事找事，或許她覺得自己在他心中有些地位，就想胡亂提要求，卻沒想過這些要求適不適合。這個理解讓他不太高興，他心目中的她應該是純真無邪的，恃寵而驕這種事不該發生在她身上。

「相公，罰到一個人重傷，比衙門的刑罰還重，這樣真的好嗎？」

「妳無須再說了。」聽她一再於此事上糾纏，宣青塵原本高漲的慾望突然熄滅了許多，索性從床上坐起來開始穿衣服。

「相公，你生氣了嗎？」南淨雪嚇得也跟著坐直身子，被子滑下一角，春光乍洩，但她顧不了這些，只是急忙解釋。「我沒有別的意思，我替那些犯錯的人求情，是因為只犯一點點小錯就動輒施以重刑，太殘酷了……」

她這副姿態彷彿刻意在引誘他似的，更像是想仗著自己的優勢說服他，因為他確實喜歡她的身體。如果她要求的只是一些小事，他肯定會答應她，然後順勢享受自己身為丈夫的權利，但她提起的可是會動搖整個宣家的事，這可容不得她任性。因為有了成見，宣青塵冷眼看著她極富誘惑力的香肩玉肌，表情卻越發沉凝，最後淡淡說道：「這些事妳不用管，府裡的事，自有姨娘處理。」

說完，他便邁出了房門，決定回到書房度過這個漫漫長夜。

被丟下的南淨雪只能靜靜地看著他離開房間，突然覺得一陣冷風襲來，才發現自己幾近赤裸的被他留在了晚風中，而他離開時那冷淡的反應，卻比身體上的冰冷，更令她膽寒。

他真的很生氣，氣到不想理她了嗎？

南淨雪不安地等了幾天，宣青塵卻沒有再回房，礙於宣府的家規，她不能主動打擾忙碌的少爺，所以她只能等……等到自己再也受不了。

這還算夫妻嗎？見面的時間少得可憐，宣家糧行的客人見宣青塵的次數都還比她多，且她在府裡的地位甚至連下人都不如，連開口想阻止總管教訓一個下人都辦不到。

她悲哀的發現，她無能為力改變什麼，連想多說一句話都會遭到丈夫冷落。

只是性格溫順良善的南淨雪並不因此多抱怨什麼，既然宣青塵不喜歡她過問府裡的事，那她不過問就是了。可她這般深刻的反省，也總該傳遞給他讓他知道，否則他一直生她的氣怎麼行？

「杏兒，相公好像惱我了，怎麼辦呢？」南淨雪可愛的臉龐都皺了起來，看起來無辜至極。

杏兒原就鬼主意一堆，那機靈的眼兒一轉，突然一亮。「啊！既然走正規的方法

不成，那我們偷偷來不就行了？」

越想越覺得自己說的是好主意，杏兒連忙獻計。「今天下午少爺應該會在書房，我知道花園的樹叢裡有小路可以通到書房的窗邊，少奶奶妳只要偷偷潛過去見到少爺就好，少爺應該會幫少奶奶掩飾，不會讓少奶奶受到責罰的！」

南淨雪聽得連連點頭，還小心翼翼地由櫃子裡取出一小瓶她藏了很久的好酒。「我還可以偷偷把酒拿去給相公品嚐，讓他消消氣。」

主僕兩人傻乎乎地自以為想了個好主意，於是覷準了時間，由杏兒去纏住書房外的侍衛，南淨雪則是拿著一瓶酒，悄悄地由花園的樹叢裡鑽進去。

不久後，她灰頭土臉地由樹叢裡冒出頭來，赫然發現自己恰好就在書房的窗邊，而窗旁就是宣青塵的書案，心裡一喜，就要冒出頭來和自家相公打招呼，想不到她才剛站直身子，就發現他的書案前站著另一個人，急忙又彎下身來，摀住自己的嘴。

好險啊！差點被發現了！南淨雪睜大了眼，心仍撲通撲通直跳著。方才除了書案前的宣青塵，她居然看到姨娘姬冰也站在那兒，正說著些什麼，如果不是她動作快，說不定就被發現了。

她偷偷跑來找相公，是相信他會替她掩蓋一二，幫她躲過家規的責罰，但如果是被姬冰逮個正著，那她恐怕不死也剩半條命。

南淨雪猶豫著是不是要打退堂鼓，卻不巧聽到裡頭姬冰的聲音傳出——

「……青塵，你也成親一年了，那南氏的肚子卻是一點動靜都沒有，這對我們宣府是很不利的消息，說不定會成為他人議論的話題。」姬冰的聲音十分尖銳，透著幾許咄咄逼人的味道。

「我們夫妻之間的事，何須與外人交代？」宣青塵知道，雖然他與南淨雪成親已一年，但事實上同房的時間並不多，很多時候兩人都被家規隔開得老遠，不得相會，所以她要懷上孩子並不容易。

若就這樣把宣家無後的罪怪在她身上，確實對她不太公平，所以他淡淡的一句話頂了回去，把問題內化成夫妻之間的私密，不足與外人道。

南淨雪在外頭聽到姬冰的話，心裡一沉，小臉透出了幾絲難過。在宣府裡，有很多事是她無能為力的，尤其是生孩子這種事，她除了要突破宣府的重重家規，還要看老天爺的心情啊！

她已經盡力乖巧的做好一個少奶奶，如今看來依舊得不到認同啊……

可是姬冰的目的可不只是來嚼舌根，只聽到她慢條斯理地駁道：「宣府無後是很嚴重的事，會影響外頭的人對我們宣府家業的信心，也會讓府裡人心惶惶，相信你也希望咱們宣家糧行能夠代代傳承下去吧？」

「所以關於這件事，姨娘有個解決的好辦法。」姬冰終於說出了她的目的。「我的姪女姬秀月，年方二八，生得是年輕貌美，又有才名。我想讓她來府裡住幾天，和你聯絡聯絡感情，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迎娶平妻的事……」

「等一下。」宣青塵冷然看著姬冰，「姨娘，這是我的婚姻大事，爹都不能替我做主，妳便要越俎代庖了嗎？」



南淨雪聽得一手握緊拳頭，在心裡直嚷叫著，對，相公，千萬不能妥協！

姬冰卻不鬆口，反而很有信心地道：「南家那丫頭出身貧寒、教養低下，她的條件讓我們宣府蒙羞，相信你出去談生意時，南淨雪的背景根本拿不上檯面來說嘴，也對你沒有任何幫助，對吧？」

宣青塵無語，因為姬冰說的的確是事實，而他沉默的反應，讓窗外的南淨雪表情一黯，心頭微微痛了起來。

瞧他似乎默認了，姬冰又道：「你就算不為自己想，也要為宣府想。南淨雪無後，沒有以七出之名休了她已經是我們宣府的恩德了，秀月若是過門，我們姬家可是名門望族，秀月又識大體，對宣家的事業絕對是如虎添翼，所以我打算下個月就安排秀月住進府裡。」

宣青塵冷冷地看著姬冰，他知道姬冰不是來找他商量，而是來「通知」他她的決定。姬冰硬要往府裡塞一個人進來，內務的權柄在她手裡，她想塞誰就塞誰，不過要不要接受，就是他的自由了，這可不是她幾句話就能左右的。所以他不置可否，隨便姬冰去擺弄，但他仍不忘警告似地交代，「那姬秀月是姨娘的親人，便由姨娘安排，只是今日的對話，以及姬秀月來的目的，切莫傳出去，我不想府裡聽到任何風言風語。」

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希望謠言影響到南淨雪，在這件事情上，她是無辜的，反正他也不準備接受姬秀月，就讓姬冰白忙一場，到時她自會知難而退。

可是外頭的南淨雪卻不是這麼想的。她聽到宣青塵沒有拒絕姬冰的提議，心中一緊，一個不小心，手中的酒瓶居然掉在地上，摔了個粉碎，發出響亮的聲音。書房裡的人頓時住口，來到窗口朝外一看，恰好與眼神慌亂的南淨雪目光相對。先不論南淨雪有沒有聽到什麼，姬冰看這是個好機會，便先聲奪人道：「南淨雪，這裡是書房重地，妳躲在這裡做什麼？是否要竊聽宣府的機密？妳有什麼企圖？哼！來人啊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宣青塵怒喝一聲打斷了姬冰，幸好還沒驚動外頭的侍衛。對於這女人險惡的用心，他目光冰冷地瞪了她一眼。「淨雪的事我來處理。」

「可是她在這裡鬼鬼祟祟，便是犯了家規……」姬冰看南淨雪就是不順眼，兼之為了自家姪女長遠的未來，她當然要好好找南淨雪的麻煩。

「姨娘，妳要知道，我隨時可以用府中存有糧行的機密為由，拒絕任何外來人入府。」宣青塵話中也隱藏著威脅。

若是這樣，姬秀月要入府的事可就落空了，姬冰沒有那麼笨，斷了自己的路，於是她冷哼一聲，沒好氣地對著窗外的南淨雪說道：「今日之事既有青塵作保，我便當作沒看到，不過妳最好不要有下一次！」說完，姬冰轉頭便離開了書房，至於身後那對小夫妻會產生什麼樣的齟齬，她可不在乎。

「妳……」宣青塵凝視著南淨雪，欲言又止。

南淨雪在他開口斥責前，急忙解釋道：「我、我只是想拿酒給相公嚐嚐，我釀了很多，但府裡不讓我給相公喝……我以為相公生我的氣，我不想相公一直氣我……我、我不是故意要偷聽的！我沒有聽到什麼重要的祕密……就算有，我也

可以全部忘記，真的……」

宣青塵瞧她解釋得面紅耳赤，語無倫次，眼眶都泛紅了，小嘴兒緊咬著，足見她心中有多麼緊張，多怕他會因此對她心生嫌隙。

她瞧他一直不說話，越發害怕，可越怕，腦子裡的東西就越擠成一團，更不知道要怎麼說，最後，千言萬語只能化作一句怯懦的、可憐的話，「其實，其實就是……我想相公了，才會偷偷來找你……」

他再怎麼堅硬的心，聽到這句話都為之柔軟了一半，更不用說南淨雪對他的影響力原本就大。

在他的保護下，他的小嬌妻根本不需要煩惱任何事情，只要乖乖的等他回房就好。可今日與姬冰的對話被南淨雪聽到，如果她真的對姬冰的指控感到內疚或不安，也只能算是她的一場無妄之災，畢竟他壓根不把姬冰的話語與安排當成一回事，只是懶得管那麼多才放任她去擺弄。

這麼一想，宣青塵原本對南淨雪生的氣，倒是消了大半，他的小妻子仍然這麼惹人心憐，先前冷落了她的這麼久，也夠她受的了。

南淨雪低著頭，惶惶不安的等著宣青塵的責罰，想不到他只是把大手伸出窗口，揉了揉她的小腦袋，語氣溫和地道：「妳呀！我幾次破壞府裡的規矩，都是為了妳這小頑皮！」

確實，除了今日強逼姬冰妥協，讓南淨雪能混過偷聽的責罰之外，他也為她掩飾過不少她初入府時無知所犯的錯，甚至為她做過最大的反抗，便是向宣威爭取要娶她為妻那次。

那一回，父子兩人在大廳內吵得幾乎要把桌子給掀了，是後來宣威發現事情再吵下去會無法收拾，才關上門來隔絕一切探聽。最後，還是宣青塵以宣威也納了妻妹姬冰，同樣不合家規為由，要求父親若不讓他娶南淨雪，那麼宣威就得休了姬冰，最後宣威才妥協讓南淨雪進門。

這般協議自然不會為外人所知，不過身為宣威妾室的姬冰卻略知一二，才會對南淨雪如此反彈，處處針對她。要不是宣青塵一再保護，他自己也恪守家規做得滴水不漏，讓人抓不到把柄，南淨雪早就被打得要死不活丟出宣府了。

不過宣青塵從來不讓南淨雪知道這些，在他心中，他的小妻子只要活在她自己單純的世界裡，過得開心就好。看著她那無辜的神情，想想她毫無所覺的被自己保護著，他一陣手癢，揉完她的小腦袋後又捏了下她的臉蛋。「今日的事妳忘了吧，為夫會處理，以後別再偷偷摸摸的，我可保不了妳太多次。」

南淨雪難以置信地望著他，淚水模糊了她的眼，最後終是忍不住澎湃湧出的情潮，朝他撲了過去，雙手欲抱上他的脖子，差點整個人撞上窗口。

宣青塵急忙抵住她的肩，怕她撞疼了，不過看到她一臉被拒絕後的受傷表情，他再也顧不得森嚴的家規，探出了上半身，將她整個人抱進來。

她低呼一聲，感覺自己落入了一個溫暖的懷抱之中，她抬起頭一看，赫然看到他向她挑了挑眉，做了一個噤聲的表情。

這種偷情似的刺激感，令她心花都開了，他在他的唇上吻了一記，輕笑一聲，將

螭首埋入了他的懷裡。

「最近真是冷落妳了，這麼大膽的動作妳居然做得出來。」他帶著笑搖了搖頭。

「明日我要出一趟遠門，妳入門後似乎還沒有出過府，這趟就帶妳去吧！」

她喜悅地點了點頭，望著他的眼波流轉，宣青塵心頭一動，順勢用肩頭將窗戶關上，取下了她頭頂的玉簪，讓她一頭長髮柔順地披洩而下，抱著她往書房旁的小寢室行去。

這時候去他的家規！去他的責罰！接下來夫妻之間的親密，便不足為外人道了。

## 第2章

奇山縣位於京城北方，搭馬車約需兩天路程，縣內便如其名，奇山環繞，景色特出。這縣內的山之所以被稱為奇，是因每座山都各有姿態，有的高聳入雲，有的低矮似斗，也有的山稜圓圓的像顆饅頭，或是山頭尖銳得如同槍矛。這些山將整個縣城包圍，只要站在縣城中央轉那麼一圈，入目的各式奇山便足以令人眼花撩亂，嘆為觀止。

所以當鮮少出門的南淨雪來到這個地方，便立刻被這裡的美景迷住了，尤其她望著最高的那座山，山峰接雲處還覆蓋著白雪，好像替大山戴了頂帽子一樣，讓她幾乎要驚叫起來。

「相公、相公，那是雪嗎？」她指著遠方山頂，水眸亮晶晶的，另一手輕扯著宣青塵的袖子，像是恨不得把她看到美景的感想，一股腦的全告訴他。

生活在南方的她沒有見過雪，在她心中，宣青塵行商在外，自然博學多聞，所以什麼事問她相公就沒錯！

她這般依戀崇拜的態度，很是滿足了他的男性自尊，於是他淡然一笑，娓娓解釋道：「沒錯，那就是雪。山上不比平地，要冷得多，所以頂峰下雪是常有的事，尤其奇山縣的這座山，是南方十六州縣裡最高的一座，更是常年積雪。」

「那相公你可以帶我去看雪嗎？」南淨雪期盼地望著他，雙手更是摟住他的手臂，像隻黏人的貓兒。「我的名字裡有個雪，卻從來沒有看過雪，我連在夢裡都想看看，真正的雪是不是如同書裡形容的那麼潔白無垢、冰凍徹骨。」

他享受著嬌妻的撒嬌，難怪古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，他相信南淨雪的城府還沒有深到對他施美人計，但就是這種天然的嬌憨，讓他拒絕不了她的要求。於是他不假思索地回道：「沒問題！待我有空，便帶妳到北方的高原上賞雪，那可是白皚皚的一片，美不勝收，一定會讓妳留連忘返。」

「謝謝相公，你對我真好！」她嬌笑著把臉蛋貼在他的手臂上，幾乎要和他黏在一起了。難得有機會與相公如此親近，她好喜歡這種親密的感覺，在她心中，這樣才像夫妻嘛！

然而好景不常，鴛鴦再恩愛，總有支棒子會從中作梗。趕路前往奇山縣的這兩天，同車的還有宣青塵的護衛古風，他是姬冰派來保護少爺的，屬於堅定的古板派，死守著宣府那些不合理的家規，所以下馬車，他見南淨雪緊貼著宣青塵，怎麼看怎麼不順眼，便清咳了兩聲，死板地對著夫妻倆說道：「夫人，注重妳的儀態，我們宣家的女主人在外必須端莊嫻雅，妳這樣貼著少爺，成何體統？」

南淨雪縮著脖子吐了吐香舌，不捨地放開了宣青塵的手。

宣青塵也希望嬌妻繼續這麼膩著他，但不想她去挑戰宣府的家規，免得古風回府向姬冰如實稟報，她可是要受罰的。

於是夫妻倆相敬如賓地分了開來，宣青塵一馬當先走在前面，左後方是古風，南淨雪則帶著杏兒跟在他右後方，彼此中間還隔著一個人的距離，一行四人就這樣好像陌生人一般的前進。

這回來奇山縣，是特地來買酒的。奇山縣因為高山多，水質清甜，釀出來的酒遠近馳名。宣青塵因為接下來還要繼續往西北方去拜訪滿來客棧的東家王霸天，聽說王霸天嗜酒如命，這奇山縣的酒，便是宣青塵特地選的上門禮。

話說王霸天的滿來客棧近來勢頭火紅，在京城及附近幾個大縣都開了分店，宣青塵看到了有利可圖，遂向王家投了拜帖，如果談得好，滿來客棧能用宣家糧行的食材，那可是一筆大生意，所以上門的禮物可不能含糊。

四人來到黃池酒鋪門前，酒鋪的生意不錯，來客絡繹不絕，大多是拎著酒壺前來打酒，隔壁恰好是滿來客棧的一家分號，時常可以看到酒鋪的人送酒進去，兩家店相映成趣。

宣青塵雖然一看就知是外來客，但其相貌堂堂、衣著不凡，酒鋪裡的掌櫃眼尖地看到了他們，很快便主動走出來招呼。

「客官買酒嗎？咱們家的黃池酒是方圓百里內最有名的，客官可要品嚐看看？」宣青塵點了點頭。「奇山縣以黃池酒聞名，自然是要嚐的。」

掌櫃迅速命跑堂小二倒了一小杯酒，遞給宣青塵。

他接過，輕啜了一口，不由眼睛一亮。「好酒！」入口清冽甘美，不愧是遠近馳名的美酒。

然而站在宣青塵身後的南淨雪卻是鼻頭皺了皺，深吸口氣聞了一下酒的香氣，最後居然整張小臉都皺了起來。「相公！」她上前一步，偷瞄了一眼古風後，小心翼翼地問道：「我可以喝喝看嗎？」

「妳也好此道？」他微一挑眉，倒不知道自己的嬌妻是個小酒鬼啊！

「你知道我自己也釀酒，難得遇到佳釀，總會想嚐一下，倒不是貪杯。」她解釋著。

他不置可否地將酒杯遞給她。

她將酒杯先湊近鼻子聞了聞，還用手指沾了杯緣的酒，感受一下酒水的質地，最後才小小喝了一口，感受那酒在喉頭的滋味，最後，她將酒杯交還給店家，卻把宣青塵拉到了外面店家看不到的轉角，不顧古風那制止的表情，急忙低聲說道：

「相公，那酒不夠好，別買！」

宣青塵皺起眉。「不夠好？我倒覺得不錯。」

「我說真的，那釀酒的水雖好，但用的穀子不夠熟，麴也差了一點，我可以證明的……」南淨雪解釋著，但顯然沒什麼說服力。

此時古風終於受不了，插口說道：「少奶奶，宣家的女人不許插手男人的事——」宣青塵突然伸出手止住古風接下來的話。「古風，你去方才的酒鋪打一壺黃池酒。」

古風雖是護衛，不好離開主子身邊，但主子的命令還是要聽，於是他警告地看了南淨雪及杏兒一眼，才領命前去買酒。

這時候南淨雪急了，幾乎要跺起腳來。「相公你怎麼買了呢？那酒因為大量製造，或許忽略了一開始釀造的精細手法，我不相信那樣的酒算是好酒。」

「我沒有不相信妳。」他淡然一笑，「古風走了，妳可以證明了。」

她美目一睜，露出驚喜之意，赫然明白自家相公是在為她支開那個礙事鬼呢！她連忙叫杏兒從其手中的籃子裡取出一小壺酒，遞到宣青塵面前。

「相公，這是我親釀的酒，你喝喝看就知道了。」說到這個，她就一臉無奈又氣苦。「我早就想給相公喝了，但府裡的廚娘就是不幫我送，上回躲在書房外便是要拿酒給你，結果也給摔了。這次好不容易有機會和相公獨處，我特地叫杏兒偷偷帶來，終於派上了用場！」

他好笑地搖了搖頭，不以為然地將酒接了過來。事實上他對她釀的酒沒有任何期待，他不是沒買過南家的酒，滋味平淡，完全不會讓人想買第二次。

然而看她興致勃勃，他心忖待會兒喝一口讚美她一聲就罷了，反正他已經讓古風去買黃池酒……

其實他不知道他買的那些酒，是南淨雪的伯父又摻水稀釋的，為了降低成本，自然破壞了酒的風味。

心思轉動的同時，宣青塵已將瓶就口，準備喝下，但那竄入鼻間的香氣，飽含著一種甘美的芬芳，讓他還沒喝，又忍不住再吸了口氣，之後，他根本是迫不及待地舉瓶喝了一口，那入喉的溫潤醇厚，充實了他整個口腔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，比起方才喝的黃池酒，勝上不只一籌。

「這……是妳釀的？」他大為震驚，不知自己的小娘子還有這等手藝，這無疑是挖到寶了。

「是啊，釀了一年多呢！是咱們成親的前一天，我親手封釀的，我還帶了好幾瓶呢！怎麼樣，好喝吧！」南淨雪看不出他的表情究竟是喜不喜歡，但她對自己的手藝有著絕對的信心。

「我確實是小看妳了。」他微微點頭，欣賞之情表露無遺。「妳釀的酒，光是香氣就不知勝過那黃池酒多少。」

「我就說嘛！」她被他讚得喜孜孜，不禁得意了起來。「那黃池酒名不符實，相公千萬別被騙了……」

兩人交談之間，驀地一道沙啞老邁的聲音插了進來，令夫妻倆忍不住抬頭看了過去。

「知音！知音！老道早說那黃池酒仗著先人遺澤留下美名，事實上已是粗釀劣酒，不堪入口。平時這麼說，還被人批評，今日終於聽到了個小姑娘說出實話！」一名身著灰色道士服的老頭，白眉長鬚似乎有些仙風道骨，手上還拄著一根竹杖，上面掛寫著「懸壺濟世」的布條，緩緩地朝他們走來。

那老道來到兩人身前，也不囉唆，竟是毫不客氣地指著宣青塵手上的酒瓶。「這酒一打開便是芳香四溢，讓老道我的酒蟲都發作了起來。小姑娘，妳說這酒是妳

釀的，老道用丹藥一顆，換妳一壺美酒可否？」說完，他反手翻出一顆龍眼大的藥丸，黑漆漆的也不知道是什麼作用，就這麼拿到了南淨雪眼前。

這老頭來得突兀，又一副江湖術士的扮相，顯然就是來騙酒喝的，他那藥丸吃下去說不定不死也只剩半條命。可是不知為什麼，南淨雪卻覺得這老頭給她一種很好親近的感覺，就像自家長輩一般，並沒有任何嫌惡。

反而是宣青塵，提防地將她往身後一拉。「老道士，我對你的藥丸沒興趣。」

「老道這忘憂丹可是煉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服下去可令人忘卻所有煩惱的事，回到最純粹的狀態。小姑娘，老道告訴妳，這是妳的機緣啊，錯過了可就沒下一次……」這老道一臉饞樣的直望著酒瓶，口中卻還不忘賣關子。

「不，我們不需要——」

宣青塵才開口拒絕，南淨雪卻難得地忤逆了他的意思，打斷了他的話說道：「反正酒還有很多瓶，就送給道長一瓶吧！」說完，不待宣青塵反對，她由杏兒的籃子裡又拿出一個瓶子，直接給了老道。

那老道也很乾脆地將丹藥扔給了她，臉上的笑容卻是賊兮兮的。「小姑娘，妳總有一天會需要這顆忘憂丹的，它會帶妳邁向幸福。」說完，老道慢慢走遠了，直到消失在街口。

「淨雪，妳——」

宣青塵沉下臉，正要責備她，卻見她一臉無辜的樣子，告饒地說道：「相公，我也知道那老道很可能是騙人的，不過他好像很窮很可憐，就送他一瓶酒應該無妨，相公你不是那麼小氣的人吧？」

明知道她在裝可憐，他卻生不起氣來。「算了，給了就給了，只是妳可別亂吃來歷不明的藥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亂吃。」她應該把手上的忘憂丹給扔了，但一種奇怪的直覺讓她鬼使神差地將丹藥收了起來，向宣青塵撒嬌。「這忘憂丹能讓人忘卻煩惱，只要相公一直疼愛我、保護我，我哪裡需要這種丹藥呢……」

數日後，宣青塵帶著南淨雪及古風、杏兒兩名下人來到了王氏大院。這王霸天或許有些故意，那王氏大院由院外就看得出裡頭的富麗堂皇，有些屋簷下的剪邊居然貼上了金箔，走近一看，主屋的建築樣式像是要挑戰當權者一樣，居然是單檐歇山頂，這可是只有官署可以使用的！

雖然還沒入屋，宣青塵已可以判斷一二，那王霸天必然是個相當有自信，且行事乖張之輩，不由加深了心中的提防。

還不待古風上前敲門，王氏大院的一名老者便前來應門，一見到宣青塵等人，便垂首拱手，禮數十足地道：「來人可是宣少主？我家家主已恭候多時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一行人隨著老者往屋內行去，這一路雕梁畫棟、假山怪石、奇花異草不待多說，無不奢侈華麗，宣青塵見多識廣，自然不以為意，但南淨雪就看得瞠目結舌，驚嘆連連，幸好她還記得自己的身分，沒大呼小叫讓宣青塵丟了臉，

反倒顯出她的純真可愛。

老者將宣青塵等人帶到了一處大廳，廳內主位上坐著一名膀大腰圓，氣勢非凡的中年男子，待到宣青塵踏入，便迎了上來。

「宣少主久仰，吾人便是王霸天，自從接到宣家糧行的拜帖，叫我可是一陣好等啊！」王霸天笑吟吟地作了個揖，語氣雖然客氣，但言語中可沒任何謙虛之意，果然如宣青塵所猜想，是個極為霸道之人。

宣青塵與王霸天寒暄了兩句，但王霸天的目光卻不時望向宣青塵後方的南淨雪身上，一股夾雜著驚艷及渴望的神采，一閃而過。

南淨雪原就生得嬌美，而她裝扮素雅，髮上只有一支簡單的玉簪，更突顯了她那股純淨清秀的氣質，彷彿湖中的亭亭白蓮，讓人心生好感，是王霸天那些嬌艷的妻妾所遠遠不及的。

在眾人落坐後，王霸天忍不住問道：「宣少主，這位是……」

宣青塵淡然一笑。「這是內人。」

雖然隱隱有著猜測，聽到這個回答，王霸天仍在心中嘆息。再瞥了一眼南淨雪，發現佳人並沒有隨著宣青塵落坐，而且衣著也不是什麼華貴的樣子，王霸天念頭一動，心中頓時火熱起來。

宣青塵喚來杏兒，將杏兒手上的籃子打開，裡頭擺著數個酒瓶，他緩緩說道：「聽說王老闆對酒一向頗有研究，在下特地帶來這好酒……」

他的話突然被王霸天打斷。「嘿嘿，宣少主這酒，不會是黃池酒吧？」

「王老闆如何有此猜測？」宣青塵不動聲色地問。

王霸天深沉一笑。「吾人嗜酒一事，也不是什麼祕聞，每個前來拜訪我的，帶來的禮物都是酒。而由京城要來我這王氏大院，奇山縣是必經之地，那奇山縣的黃池酒，我每年都要收到好幾壺，擺得倉庫都滿了。」

「大家要送酒之前怎麼不想想，我在奇山縣開的滿來客棧，用的就是黃池酒啊！唉，不過說來也令人嘆息，那黃池酒在二十年前，的確也算是好酒，不過這幾年換了後輩經營，那口味可就差多了……」話說到這裡，他突然語聲一頓，輕叫了一聲。「啊！瞧我這話癆。若宣少主帶來的真是黃池酒，那我可是太失禮了！」古風站在宣青塵身後，臉色微變。

宣青塵眼底精光一閃，被這麼一說，如果他這次帶來的真是黃池酒，那可就當真失禮了。由於這回是來談生意的，王霸天這一番話像在打趣，事實上卻是一種無形的叫陣，只要宣青塵的禮物送得不得宜，兩人的對談他馬上就會落在下風。明白了這一點，他不由對自家的小妻子興起了些感激之意。她或許性子天真，什麼都不懂，但這幫夫的運勢，還真不是普通的強啊！

於是宣青塵不疾不徐地對著王霸天道：「是不是黃池酒，王老闆一嚐便知。」

王霸天濃眉一挑，想不到他百試百靈的奇招居然失效，沒能讓宣青塵馬失前蹄，令他也暗自佩服起宣青塵的城府。當下他對籃子裡的酒也好奇起來，命下人取來一瓶後，倒了一杯，光是那酒香，就先讓他眼中精光大作。

「好！香味濃郁，倒真讓我腹中酒蟲大動了！」王霸天舉杯一口飲盡，竟是一臉

陶醉，口中嘖嘖有聲，忍不住又倒了一杯喝下。「好酒！好酒！勁頭恰到好處，溫醇而不嗆喉，濃郁又甘美，如此好酒，宣少主是在哪裡買到的？說不得我也要買個幾罇收藏起來。」

果然王霸天嗜酒如命，宣青塵淡定地微笑著，因為這禮送得好，此時他已然占了上風。「可惜王老闆恐怕買不到這好酒了！這酒是內人親手所釀，平時也只有親人至交才喝得到，今年足分的這幾瓶，都拿來送給王老闆你了。」

原來是她釀的！王霸天看向南淨雪的目光更加的熾熱，那赤裸裸的慾望幾乎掩飾不住，終讓他禁不住脫口道：「宣少主，吾人能不能和你提一個要求，如果宣少主可以答應，我們這門生意一切好說。」

「什麼要求？」雖然一下就進入了重點，但他卻有種不妙的感覺，因為王霸天看南淨雪的眼光，讓他覺得很不舒服。

「你這名侍妾，」王霸天指著南淨雪，「把她轉讓給我！」

宣青塵臉色一沉，要不是他修養好，怕不早就翻桌了。「她不是我的侍妾，而是我的正妻，恐怕王老闆這要求要落空了。」

而原本只是來當個擺設，以為沒什麼事的南淨雪，聽到王霸天的話，瞬間慘白了容顏，恨不得躲到宣青塵背後去，但宣青塵的回答，很快地安了她的心，也讓她鬆了口氣，勉強繼續留在原地。

眼下氣氛之尷尬，讓王霸天知道自己恐怕犯了一個很蠢的錯，方才色慾薰心，反而讓自己在這樁生意上陷入很不利的境地。不過他這個人囂張慣了，也不覺得此事得罪了宣青塵會如何，頂多以後買賣時多給對方一些利潤就是了。於是王霸天故作無事，向宣青塵告罪一聲，便把這事雲淡風輕地帶過了。

「那我們就談談正事吧！」王霸天收下了酒，命人送上一些茶點，雖是心存芥蒂，表面上卻也相安無事地欲談起日後合作的事情。

「如此甚好。」宣青塵冷笑一聲，朝古風微微示意，讓他把南淨雪和杏兒帶出去，口中卻是說道：「內人此趟勞碌奔波也乏了，我讓她先回客棧休息。」

王霸天此時卻很是大氣地道：「宣少主這就見外了，我這府邸雖比不上皇宮後院，但自認還是不俗的，要讓人知道宣少主前來還得住客棧，我這臉面還要不要？我讓下人整理一個房間，宣少主伉儷今日就給我一個面子，住在這裡吧！」

宣青塵沉吟了一下，估計這生意一天也無法談妥，而王霸天雖覬覦南淨雪，但話都說開了，應該不會再發生什麼逾矩的事，便點頭答應下來。

於是，王氏大院的下人便領著南淨雪及杏兒前往內室，卻沒有人發現，古風把今日發生的事全放在心裡，多看了南淨雪兩眼，心中有了計較。

隔日，南淨雪起了一個大早，天才矇矓亮。而她身旁的宣青塵，因為昨日談生意談得很晚，倒是仍沉沉睡著。

她沒有驚動自己的丈夫，反而很心疼他工作勞累，小心翼翼的下了床，連杏兒也



不敢喚，輕手輕腳的打理好自己的衣冠容貌，用玉簪理好了秀髮，悄悄地推門出去。

王霸天給了宣青塵一座小院歇息，昨日南淨雪就十分驚嘆這王氏大院的金碧輝煌，現在趁著這個機會，四處逛逛，看著看著出了小院，來到花園裡，欣賞著這美輪美奐的花草造景以及精緻不凡的假山流水。

就在她沉浸在晨光美景之中，一道粗魯的聲音卻把這份愜意給打斷。

「夫人好興致，一早起來賞花啊？」王霸天突然出現，打量她的眼光就像要將她吞下去一般。

「王老闆，你好。」南淨雪本能的退了一步，直覺告訴她，別跟這個人太接近。

「我……我只是覺得花園很漂亮，不知道打擾到了王老闆，我這就回去。」

王霸天卻是一個箭步擋在她面前，斷了她回去的路，說話卻越來越輕佻，「欸，夫人別走，沒什麼打擾不打擾的，反而一大早能看到夫人這等絕色，我精神都好了起來呢！」

「王老闆……請你自重些，我、我花園看完了，還是先走。」

南淨雪害怕得直想逃，但王霸天就堵在花園入口，讓她只能在心裡著急。

這副嬌嬌怯怯的俏模樣，直是撓得王霸天心癢癢的，更是不想放人了。「怕什麼呢？妳都敢獨自來這兒了，難道就沒有存著一點其他心思，要獨自來和我聊聊？」沒見到她的婢女護衛，更沒有看到宣青塵，讓王霸天浮想聯翩，替自己親近她找個藉口。畢竟他昨天可是表明了對她有很大的興趣，今天就看到她自己一個人站在他的地盤上，如何叫人不多想？

他這話已經語帶輕侮了，南淨雪急忙搖頭，又急又氣地跺腳回道：「我真的沒有別的心思，只是來賞花，可能不小心走錯地方了，你、你別胡說壞我清白！」

這裡是他的地盤，雖說花園是個公開場合，王霸天不會真的將她拆吃入腹，不過吃點小豆腐，諒她這等膽子也不敢多說，於是他露出了猙獰的狼爪，伸手就要摸她。「妳不說，我不說，誰知道妳清白壞了？」

「走開！不要碰我！」南淨雪驚叫喝阻，連連退後。

就在她已退無可退，王霸天也覺得自己就要得手的時候，宣青塵那略顯冷漠的聲音，卻由花園入口傳來。「王老闆，閣下真是好興致，一早便在花園裡調戲在下的娘子？」看宣青塵陰沉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氣得不輕。

「相公！」南淨雪看到宣青塵，眼眶瞬間泛紅，越過王霸天，乳燕投林般地朝他撲了過去。

但宣青塵卻沒有讓她抱住，而是不悅地以一手抵住她的肩頭，隔了一個人的距離，直視她的眼冷冷地道：「妳這麼早，獨自跑到這個地方做什麼？」

南淨雪滿腔委屈，他的質問彷彿對她有所誤會，恐懼的淚水終於忍不住落下。「我昨天看到這花園好美，今天就想找機會來賞花……我絕對沒有別的用意，也不知道王老闆會在這裡出現，還、還對我亂說話……」

對於自家小妻子的純潔與天真，宣青塵是完全的相信，所以他並沒有懷疑她什麼，口頭上的質疑，也不過是想給她個教訓，讓她知道他非常生氣，以後再也不

敢在陌生的地方亂跑。

有了她的回答，坐實了王霸天的劣行，宣青塵銳利的目光射向了他，「王老闆，在下帶著誠意而來，欲與你談生意，想不到王老闆竟覬覦內人，甚至趁著她賞花時出言不遜加以調戲，如此劣行，說不得王老闆要給在下一個交代。」

「要什麼交代？反正又沒發生什麼事。」王霸天醜事已經被發現，索性耍賴，反正在他的府邸裡，又沒有外人看到。

「看來王老闆是沒有誠意與在下做生意了。」宣青塵哪裡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語氣更是譏諷地道：「如果同道中人都知道王老闆是這麼做生意的，恐怕再沒有人敢帶妻子進你王家大宅，甚至是到你滿來客棧了。」

這絕對是威脅！以宣青塵的地位及人脈，他說的話不會有人不信，屆時王霸天的劣行一傳出去，每個人對他的人品都會加以質疑，先不說一定會影響滿來客棧的生意，日後與他交易，眾人都會更加提防，甚至是縮手不前。

對於正在拓展版圖的滿來客棧而言，王霸天的聲名狼藉，無疑是一大打擊，如果宣青塵再落井下石，以宣家糧行在商場上的影響力，王家的事業一蹶不振都有可能。

「你敢說出去，你家小娘子的名譽也會跟著掃地！」王霸天忌憚了起來，不甘願地退讓一步。「若你把今日之事忘了，當作什麼都沒發生，我們還可以好好做生意，昨日談的價格，甚至可以再低一點……」

「你方才不是說，反正沒有怎麼樣？內人機警逃出了狼爪，對她的名聲又有何損害？」反正話是人在說的，要從哪個角度切入，還不是宣青塵說了算？所以王霸天自恃的要挾，根本一點恫嚇力都沒有。

「至於你說的生意……你沒這個機會了。」宣青塵冷哼了一聲，根本不給他回話的機會。「就你這等人品，我不屑！」說完，他領著南淨雪，後頭跟著古風與杏兒，逕自步出了王氏大院，連一刻鐘也不願多留。與王霸天這種人渣做生意，簡直降低了自己的人格，放棄這樁合作，他一點也不後悔！

王霸天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離開，一張臉氣得忽紅忽白，卻完全不敢對宣青塵出手，更無能為力將他留下來。

南淨雪跟在宣青塵身邊，方才原是又愧又氣，但丈夫替她出了口氣，甚至連生意都丟了，又讓她感動莫名。「相公，如果不是我貪鮮，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，都是我的錯……」南淨雪哽咽著，低頭向他懺悔。

瞧她那我見猶憐的風姿，宣青塵心頭一動，多想將她摟入懷中愛憐，不過地點實在不對，加上他有心讓她受點教訓，對她的認錯只是冷冷一瞥，連話都不回，甚至加快了腳步前行，居然像是連等都不想等她，狀似氣得不輕。

她淚掉得更厲害了，他從未對她如此，她都不知道他如何才會原諒她。原本快步想跟上，一旁的古風卻是伸手一攔，用著前方宣青塵聽不到的音量，陰沉沉地落下話，讓南淨雪的心直沉到了谷底。

「今日糧行與滿來客棧的生意告吹，都是少奶奶的錯，這件事我會如實回稟老爺及姬姨娘，少奶奶還是先擔心家規的責罰吧。」

馬車從王家直回京城，一路上，宣青塵都是面無表情不發一語，南淨雪也因為古風的威脅，隱然覺得自己做錯事了，可是古風和杏兒一路和他們同車，即便下車至客房過夜，宣青塵也讓南淨雪與杏兒一房，讓她有心道歉卻無法多說什麼。直到終於回到了宣家大院，古風不需要隨侍保護，杏兒也被南淨雪支開，她終於有了和宣青塵獨處的機會。

就在他欲前往大廳和父親請安時，她身為媳婦自然要跟著，卻沒有像之前那樣靜靜跟在他身後，而是一臉委屈的拉住了他。「相公……淨雪知錯了……你不要生淨雪的氣了……」她眼眶紅紅的，小嘴微抿，螭首半垂，看來可憐至極。

「妳知道自己錯在哪裡？」宣青塵停步，好整以暇地望著她。確實，他故意不理會她，讓她以為他發這麼大的脾氣，就是為了讓她好好記得教訓——沒事別亂跑！

他不太熟識王霸天這個人，不知道他會不會當真對她做出什麼不可挽救的事，但光是他所看到及聽到的，就足以令他怒火中燒，當下決定不與滿來客棧合作。她是他當真喜愛的女子，為了娶她，他第一次挑戰了宣家森嚴的家規，好不容易得到了能與她廝守的結果，也很享受與她之間純然不摻雜一絲利益的感情，所以他狠狠的給她一個教訓，讓她記牢了別再做出讓自己陷入危險的蠢事！

只是他畢竟也捨不得大聲罵她，所以只能擺張包公臉嚇嚇她，如今看來似乎奏效了。

可是南淨雪思考簡單，哪裡會知道他的思緒那麼複雜，又由於古風給她先入為主的想法，對於丈夫的詢問，她怯怯地回道：「我知道是我害相公錯失了一樁生意，都是我的錯，如果沒有我，就不會和王霸天談崩了……」

這回答顯然不是宣青塵要的，他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，不過她擔驚受怕了這麼多天，如今一開口如此哀怨，他一下子也心軟了，便放緩了語氣道：「王霸天這等人格，手段卑劣無恥，滿來客棧這樁生意，我們宣家不做也罷！」

「所以你原諒我了嗎？」她破涕為笑，親熱地抱住他的手，小臉貼在他的手臂上，她似乎很喜歡這個動作。「相公，我以後會好好做你的妻子，都聽你的話，不會再扯你後腿的！」

「如果妳做得到，我就謝天謝地了。」一句話，夫妻盡釋前嫌，他終於不再板著臉，目光也溫和起來。

她踮起腳偷親了他一口，又喜孜孜地縮了回去。

宣青塵感受到了她瞬間轉變的心境，乍悲乍喜簡直跟個小女孩一樣，不由點了點她的鼻頭。「妳有必要這麼高興嗎？」

「因為我突然想到，相公會這麼生氣，是不是因為相公太在乎我了呢？想到相公這麼在意我，我就好開心啊！」南淨雪說到這裡，居然自己臉紅了起來，雙手放開他，直捧著自己的臉。「唉呀，好害羞！」

他差點沒被她這副女兒家的作態給惹得笑了出來，不過他還要維持相公的尊嚴，

只是神情古怪地搖了搖頭，繼續前進，但這一次他倒是沒把她落在後頭，也帶上了她，準備先去向宣威請安。

兩人進了大廳，宣威與姬冰坐在上首，似乎已等了他們夫妻一會兒，一旁的古風已先他們一步進來，垂手靜立在宣威身後，一切與夫妻倆出府前似乎沒什麼變化，唯一不同的是姬冰身旁站著一個貌美的年輕女子，當這名女子看到宣青塵時，很明顯地美目一亮。

他不動聲色，只是帶著南淨雪向宣威及姬冰行了一個禮，便要告退。

「等一下！」姬冰喚住他們，一反平日在南淨雪面前的嚴肅，露出了一個和藹的笑容。「青塵，來見見我的姪女秀月，姨娘和你說過的。」

姬冰滿意地看著姬秀月落落大方地步到了宣青塵面前，微一斂衽，輕啟檀口道：「見過青塵大哥。秀月久仰青塵大哥的聲名，知青塵大哥將宣家糧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還拿下了皇室特許糧行，特地請姑姑引薦與你見面，希望青塵大哥不要嫌秀月魯莽。」

「不敢。」宣青塵不冷不熱地回了一禮，算是給姬冰交代。

「這位是嫂子吧？果然是水靈嬌美，秀月見過嫂子。」姬秀月突然又轉向了南淨雪，微笑地點頭示好。

她嚇了一跳，方才一聽到姬冰的介紹，她馬上聯想到這個姬秀月的到來，是要和她搶相公了，所以整個人不受控制地緊張害怕起來，想不到這個姬秀月突然轉過來和她說話，由於她仍舊存有戒心，一時間居然不知道怎麼反應。愣了一下，她才艱澀地回了一句，「妳……妳好。」

她不得體的反應，令宣威及姬冰眉頭大皺，都搖起頭來。

宣威身為一家之主，宣家又是家風極嚴，他自然在意未來當家主母該有的氣度儀態，忍不住不悅地道：「淨雪，妳這是什麼態度，畏畏縮縮，面露怯色，簡直難登大雅之堂！」

姬冰冷冷一笑，更添一把火道：「宣家未來的女主人可不是那麼好當的！要有膽識、有見識、行止得宜，更要能夠幫助夫婿，我看妳還是不夠格！像我們秀月入得廚房出得廳堂，又見過諸多大場面，更是京城裡幾個詩會的成員，認識許多文人雅士、達官權貴，淨雪妳可得多學學——」

「夠了！」宣青塵深知南淨雪受了無妄之災，因為父親及姨娘原本就不喜歡她，所以迅速打斷了姬冰的話。「姨娘，淨雪並非顯貴人家出身，如此比較並沒有意義。」

「也是，小門小戶的，難怪小家子氣。」姬冰順著宣青塵的話，又損了南淨雪一句，不過她也不會笨到一直挑戰他的底線，畢竟她的姪女還想著要入宣家門呢！

「青塵啊，秀月要在咱們府裡住幾天，這幾日就由你招待了。」

宣青塵眉頭微皺。「我有生意上的事要忙，恐怕無法每日招待姬姑娘。」

「你要忙生意，就帶著秀月一起好了。」姬冰這話，連宣威都不解地看向了她，她委婉地解釋道：「秀月在詩會裡也小有名氣，結識了不少權貴名士，她的人脈說不定對青塵談生意有幫助呢！」

宣威聽得直點頭。「原來如此，這樣很好。青塵，秀月就讓你照顧了，不如你現在就帶她去府裡花園裡逛逛，認識一下環境。」

宣威也知道姬秀月是來做什麼的，對這個潛在的兒媳婦，他顯然很滿意，便直接點了鴛鴦譜。至於南淨雪的反應，他連看都懶得看。

如果是姬冰開口，宣青塵還能擋回去，但是連宣威都這麼說了，他卻是不好拒絕，反正他也清楚姬冰在打什麼主意，這個姬秀月討得了爹歡心，卻無法動搖南淨雪在他心中的地位，眼下只要敷衍過去，時間拖得久了，長輩知道他無心於此，自然會放棄。

「既然如此，姬姑娘請。」宣青塵有禮地讓開一步，一手作邀請狀比向了屋外。南淨雪像是徹徹底底的被忽略了，一種即將失去宣青塵的恐懼，幾乎要讓她顫抖起來。她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斃，便硬著頭皮在此時開口道：「爹、姨娘、相公，我……我陪你們一起去……」她嫁入宣家時，受到的待遇甚至還沒有姬秀月的一半，別說讓宣青塵帶著逛花園了，她到現在被禁止進入的地方，都還多不勝數呢！

「妳回房裡去，沒事不要出來，簡直丟人現眼！」姬冰冷冷地打斷她。

「我……我想和相公一起……」

南淨雪還想替自己爭取一點身為少奶奶的權利，但這回連宣威都看不下去，直喝斥道：「若是未來的家主一直被妻子黏著，還能做什麼大事？妳不回房去好好檢討自己的淺薄狹隘，還想跟去做什麼？」

「我只是……」

「回房去吧，淨雪。」這回，連宣青塵都說話了，但他卻是因為看不下去妻子一再受這些莫須有的責備才開口。她這麼做，只會讓長輩更加針對她，基於宣家的家規，他不好當面拂了長輩的面子，但叫她稍微迴避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還是做得到的。

南淨雪難以置信自己聽到了什麼，她相公真的要丟下她，和他以後可能的新歡去逛花園？那她算什麼？她不是才是宣家名正言順的兒媳婦嗎？

淚水蒙上了眼睛，讓她看不清楚宣青塵的臉，她只知道，她的相公不站在她這一邊，不再珍寵她了，是不是他還在生王霸天那件事的氣？他真的討厭她、嫌棄她了嗎？

這廂正胡思亂想著，宣青塵瞧她那副梨花帶雨的嬌怯模樣，這不是更讓父親及姨娘嫌惡了嗎？嘆了口氣，又道：「我今晚會回房的。」

他這句保證，當下讓南淨雪的淚忍住不掉下來，她深吸了口氣，用盡全身的力氣回道：「那……那淨雪就回房了，爹、姨娘，淨雪告退。」

她垂下了頭，默默的退出大廳，淚水在此時不聽話的落在了胸前，但她沒有抬起頭，沒有讓任何人看到她的淚。

她只是在心裡不斷的告訴自己，她要相信相公，絕不能讓相公為難，她才答應他要好好做他的妻子，聽他的話不會扯他後腿，所以他要她做的事，她一定不會反抗……

至於宣青塵，卻是表情難解地看著南淨雪的背影，直到姬秀月提醒似的喚了他，

他才回過神來，眼底一抹深思閃過，若無其事地領她前往花園。

### 第3章

宣家大院的花園，雖然不比王家大宅那般華麗氣派，但勝在古樸大氣，高聳入雲的松柏矗立於院牆之內，護衛著裡頭的小仙境，一道蜿蜒的河渠將花園分成兩半，中有拱橋相連，一邊有著氣勢磅礴的假山和精緻的涼亭可供人休憩，另一方則種植著各色花草，如今正是盛開之時，將花園妝點得繽紛璀璨。

宣青塵與姬秀月如今便在這涼亭之內，下人送來糕點熱茶，才子佳人搭配勝景美食，應是極為愜意才是，不過這亭內的氣氛卻極為古怪，石桌上的食物也連碰都沒碰，因為宣青塵將姬秀月帶出大廳後，便一言不發，神情竟比刻意教訓南淨雪那時還要陰翳幾分。

或許是宣府有嚴律，在長輩之前，晚輩必須恪遵禮儀，不許有忤逆之心，就連不喜、反對的表情都不能有，所以宣青塵在父親和姨娘面前都將情緒掩飾得很好，唯獨堅持娶南淨雪一事才讓他露出些痕跡。而姬秀月此次來意不善，因此離開了長輩的視線之後，他也無須再矯飾什麼。

「青塵大哥，你怎麼不說話呢？」姬秀月故作不知他的情緒，用她最美麗的角度微微地抬頭，嬌聲開口。她自信只要他願意多看她幾眼，一定會被她迷住的！他的確正眼看她了，卻對她的搔首弄姿無動於衷。想想南淨雪在他面前永遠不會做作的裝出任何姿態想迷惑他……好吧，除了裝可憐之外。她的表現總是那麼純真嬌憨，卻又讓人覺得可愛無比，而眼前這城府頗深的人兒，美則美矣，卻令人只想敬而遠之。

為免姬秀月一再的在他面前耍弄心機，他漠然但不失禮節地回話了，「姬姑娘，妳我都知這回妳入府是為了什麼。我與淨雪夫妻情深，並沒有再娶平妻的打算，恐怕姨娘是一廂情願了。若是姬姑娘也打消了這個念頭，在宣府這幾日，宣某可以好好招待姬姑娘一番。」

對他如此坦白的話，她難以相信的嬌軀微微一晃，一臉難過地直言，「秀月自認比起南淨雪，各方面條件都更勝一籌，只是晚出現了一點，難道就此失去了機會？」

「淨雪比起姬姑娘，確有不足。」宣青塵說得含蓄，只是不想多傷害姬秀月。論美貌，南淨雪失在風情；論手段，她更是遜到了天邊去，可是比起心性，南淨雪的美好可以用開姬秀月好幾十條大街。

「那為什麼秀月不能嫁你為妻呢？」姬秀月試圖說之以理。「姑姑都說南淨雪軟弱畏怯又毫無手段心計，以後青塵大哥當家了，南淨雪如何坐得好主母的位置？又如何管理偌大的宣家大院？」

這話是事實，他眉間微一收攏，復又開展，淡然地道：「這不會是問題，府內規範重重，她只要照著做就好。」

不會是問題嗎？姬秀月在心中冷冷一笑，認為他並非沒有動搖，只不過現在不是挑撥他們夫妻感情的時機，所以她更是逼出了一身哀怨之氣，略顯激動地抓住宣青塵的手臂。

「秀月……秀月只求能在青塵大哥身邊，即便做為妾室也無妨，願與淨雪姊姊共事一夫，若淨雪姊姊心性不適合做當家主母，秀月也可從旁輔助，讓青塵大哥無後顧之憂！」

這番話對男人來說，簡直迷人到了極點，若是放在宣青塵身上，更是絕佳的安排，只要腦子沒燒壞，應該都會答應她。可是他對於她這番話只有同情，並無任何動心，身體微微一讓，讓她的手無法再抓著他，才婉言安慰道：「依姬姑娘的條件，大可嫁入官家皇族，與我做妾著實太過委屈，此事不必再提了。」

姬秀月心頭一涼，一股不服輸的勁頭卻更張揚。憑什麼她會輸給南淨雪？白痴都知道要選誰啊！再怎麼樣，此次前來她的目的就是成為宣家大院未來的女主人，她不會因他幾句輕描淡寫的拒絕而退縮！

只不過她也明白再繼續糾纏下去只會更惹宣青塵厭煩，反正她住在宣府裡並沒有期限，又有姬冰做後盾，宣威對她似乎也頗為喜歡，更重要的是南淨雪那笨蛋根本沒有抵抗她的手段，這件事她只要徐徐圖之，總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一天。

於是她放緩了姿態，假意拭了拭淚，才以極為不捨卻又柔弱的模樣說道：「不能有青塵大哥這般夫婿，是秀月沒有福分，既然方才青塵大哥說會好好招待秀月，那可別食言了！」

宣青塵聞言，終於露出些許笑容。「那是自然。」

姬秀月聽得雙眼一亮。「不過秀月先前說要介紹詩會裡一些重要人士與青塵大哥認識，可不是幌子，一樣會兌現的，所以青塵大哥若是得空，不知能不能陪同秀月前往詩會一行？」

如果去一次詩會就能安撫住她，也堵了姬冰的口，何樂而不為？所以他答應得很乾脆。「好啊，如果有空，便與妳去一趟。」

得到了確定的答案，她滿意地一笑，美眸裡精光流轉。「待到詩會開始那日，秀月會提前通知青塵大哥的，屆時不管有什麼事，青塵大哥都不能拒絕我喔……」

從那日起，宣青塵與姬秀月形影不離，這女子當真有幾分手腕，在他失去了滿來客棧的生意後，居然替他與京城裡另一家背景同樣不俗的春喜酒樓牽線，於是這陣子他簡直忙翻了。

基於姬秀月與春喜酒樓的東家之子在詩會是故交，所以每回談生意，宣青塵只能帶著她，讓她做為中介，使得雙方的關係再更親近一些。然而這些生意上的事，宣青塵從來不會告訴南淨雪，所以落在她的眼中，自然就成了自家相公天天與姬秀月同進同出，而姬秀月卻是姨娘姬冰帶來要取代她宣家少奶奶位置的人。

但是南淨雪告訴自己要忍，即使姬秀月看她的神情，總是帶著一抹譏諷及冷然，又或者姬秀月來的這幾日，宣青塵沒有一日回房睡覺，和她說的話僅在一手之數以內，她告訴自己不能對他失去信心。

在這宣家大院內，如果她失去了宣青塵，那就是失去了一切。少掉那些富貴的身外之物她不可惜，但若少了他對她的愛情，她知道自己將會崩潰。

只是……就算再怎麼有信心，這麼久不見他，再加上府裡的風言風雨，仍會讓她坐立不安。

終於這一日她坐不住了，估算著宣青塵可能回府的時間，她打算在書房外守株待兔，就算不能和他說上話，能見他一面，得到他一個安慰的笑容，都是好的。帶著杏兒，提著一籃子酒，南淨雪提早了一個時辰欲前往書房外。她過去曾經多次想進入，但都被護衛給擋下，她現在也很認命的知道自己進不去，便站在門口等，只能說是鑽家規的漏洞。

這一去必須先經過花園，花園旁有一院落，院落倚著園內的河道，景色宜人，布置精緻，原本是宣府安排給少奶奶的居住地，南淨雪嫁進來後就該入住，但姬冰仗著自己當家主母的優勢，硬是駁了這個要求，而宣青塵原也就不在意住在哪裡，反正他回房的時間很少，南淨雪不想增添他的困擾，便把這個委屈吞了下去，住在宣青塵原來的房間。

想不到今日路過時，卻見到院落的門大開，幾名侍女恰巧由裡頭迎著一位麗人出來，是姬秀月。南淨雪原本與她井水不犯河水，不過因為現在府裡風言風語傳著要換少奶奶的事，陡然遇見她，南淨雪不由臉色一僵。

「妳……妳好。」她只是有禮地一點頭，便想快步過去，她不認為自己和姬秀月有什麼好說的，而且姬秀月雖然對她表面客氣，但眼中毫不掩飾的輕視，她心中可是清清楚楚。

「唉呀！這不是淨雪嗎？」沒有宣青塵在身旁，姬秀月連什麼姊姊的稱呼都懶得叫了，美眸一轉，立刻笑了起來。「住進府裡這幾日，秀月天天在青塵大哥身邊忙，倒是忘了去看看妳了。」

姬秀月顯然在向南淨雪示威，宣青塵與她走得比較近，南淨雪雖然單純，但可不是笨蛋，硬把胸口泛起的酸澀壓下。「沒關係，相公的事比較重要。」

姬秀月可沒錯過南淨雪臉上的陰霾，笑得更得意。「反正妳現在知道我住在這裡了，若無事可以過來這裡拜訪我，雖然這個院落不是閒雜人等可以進來的，但我會事先交代侍衛。」

語氣說得好像自己是這裡的女主人一樣，杏兒性子衝，忍不住便回道：「妳說誰是閒雜人等？」

「主子說話，豈有下人插嘴的分？」姬秀月臉色一凜。「給我掌嘴！」

她身旁的婢女們正要動手，但南淨雪怎麼可能看著杏兒被欺負？在這個府裡，除了宣青塵之外，也只有杏兒對她好了，於是她急忙阻止，連自己平時極少拿來壓人的身分都拿出來了。「不准打杏兒！我是宣府的少奶奶，你們不許動手……」

「哦？妳是宣府的少奶奶？我在這裡住這麼久，卻沒見過妳出面學習管理宣家大院，我還以為妳自己都忘了這個身分。」正好她自己說了，姬秀月便趁機打壓了一番。「難怪姑姑會把這個院落給我，聽說這裡才是宣家少奶奶的院子，可見妳雖然暫時占了青塵大哥妻子的位置，卻讓長輩非常失望，所以妳想拿少奶奶的身分來說嘴，恐怕還少了點分量。」

「妳……不管妳這趟來宣家做什麼，至少我現在還是少奶奶，妳就必須尊重我。」



南淨雪鼓起勇氣頂了回去。

「尊重妳？尊重是要自己爭取，不是別人給妳的。」姬秀月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「妳有什麼值得我尊重的？如今我言語羞辱妳又如何？憑妳在府裡的地位，誰會相信妳？」說完，姬秀月像隻驕傲的孔雀，帶著一干下人施施然地離去，留下臉色灰敗的南淨雪。

方才一番對話，無疑是對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南淨雪打了兩巴掌。她一直以為她只要乖乖躲在宣青塵的懷抱裡，不吵不鬧不多話，就可以做好一個賢妻，但她沒想到，在需要強勢才能生存的宣府，她這般作態只會令人瞧不起，難怪宣府需要少奶奶出現時從來不叫她，彷彿府裡沒有她這個人；難怪宣青塵難得帶她出去一次，她就搞砸了他和王霸天的生意；難怪宣威和姬冰看她的眼光總是冷冷的，甚至已經找人要來代替她了……

因為，她根本沒有做好一個少奶奶的職責。

有了這個認知，南淨雪更想見到宣青塵了，她覺得一直以來自己好像錯了，而他庇護她的方式，更使她的錯被掩蓋在美好的想像下，讓她一錯再錯。

「少奶奶……妳還好吧？姬秀月真是太過分了。」杏兒見南淨雪大受打擊的樣子，不禁出言安慰。

「不，她沒有錯，錯的是我……」南淨雪搖搖頭，接著頭一抬，目光變得堅定。

「我們去書房外等相公吧！」

杏兒原以為以南淨雪的個性，會大哭回房，想不到她竟然還是要去找少爺，而且態度一反常態的堅持，讓杏兒傻眼之餘，急忙快步跟上。

主僕兩人沒一會兒便到了書房外，令她們想不到的是，方才朝她們大放厥詞的姬秀月，竟然目的地也是這個地方，而且已經先她們一步進了書房外的院子。

相公已經回來了嗎？南淨雪沒有想太多，也急忙走了過去，卻在院子外被方才恭敬接待姬秀月的侍衛們給擋了下來。

「我要見相公！」她說明來意。

「書房重地，沒有命令不許進入。」護衛相當堅持，態度冷酷，和剛才判若兩人。

「那為什麼她們可以進去？」杏兒忍不住替主子發聲，指著裡頭剛進去的姬秀月等人。

「姬姑娘有少爺的許可，可以進入書房。」護衛如實以報，也側面證實了宣青塵確實已經回府，人在書房裡。

她聽了眼神一黯，更覺得自己這一年來在宣府內，自以為是地活得快樂，原來都是自取其辱。

「憑什麼她這個外人可以進去，少奶奶卻不可以？你到底是不是宣家的護衛？」杏兒簡直要瘋了，尤其看到南淨雪難過的樣子，更想替她爭口氣。「那你可以去稟報少爺，說少奶奶要見他！」

「少爺沒有交代少奶奶會來。」那護衛再三推拒，擋在院子入口的身軀沒有讓開絲毫。他是姬冰的心腹，應該說整座宣府的下人，十有八九都是姬冰派下的，才會導致南淨雪在府裡走到哪裡都碰壁。

此時外頭的爭吵已經驚動了進去不久的姬秀月，杏兒高聲的嚷嚷，自然也沒有逃過她的耳朵，於是她微微一笑，轉頭又走了出來。「不用吵了，她們主僕想進來，就讓她們進來吧！」

護衛見姬秀月介入，鬆了口氣之餘卻仍是遲疑。「這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只是在院子裡，不會讓她們進書房的，有事我擔著。」姬秀月淡淡地道。

這代表著不管來自少爺的壓力，還是姬姨娘的壓力，姬小姐都頂了，護衛不再囉唆，退開一步，讓南淨雪主僕進入。

雖然是這種結果，但南淨雪並沒有高興起來，因為她是藉著姬秀月的命令才可以進入的，這無疑是對她這個少奶奶無言的羞辱。

不過只要可以見到宣青塵，這口氣她只能忍下了。領著杏兒來到書房的院落之內，她也很明白自己無法再進一步，否則姬秀月絕對有辦法搞到她家法伺候。

「姬姑娘。」南淨雪吸了口氣，把所有的不甘吞下。「可以請妳把籃子裡的酒，代為轉交給相公嗎？」

她相信宣青塵看到了酒，就會知道她的意思，她很想他，她想要見他，夫妻同住一府卻幾近半個月沒見到一面，簡直太誇張。雖然他不一定會馬上來到她身邊，但只要傳達了這個訊息，他肯定會出現的。

姬秀月不置可否地讓下人接過杏兒手上的籃子，稍微打開一看，裡頭果然是幾個酒瓶。她見南淨雪面上微露喜色，心頭冷笑，竟伸手從籃子裡拿出了一瓶酒。

「聽說妳釀得一手好酒，讓青塵大哥讚不絕口，這等美酒，能不能讓我也嚐嚐呢？」她在南淨雪還沒反應過來時，打開了酒瓶，聞到瓶裡飄來的香氣時，卻是柳眉一皺，下一個動作居然是把酒往地上倒。

「這什麼噁心東西？居然要拿給青塵大哥喝，不擺明了是害我嗎！」她當著南淨雪的面把她辛苦釀的酒倒了，居然有種異樣的痛快感，一張秀麗的容貌都被她的笑容撐得扭曲了。

南淨雪見狀心頭一急，連忙伸手去奪。「啊！妳怎麼可以倒了我的酒！」

她去搶，姬秀月自然不會讓她得逞，這麼一爭一奪之間，一堆酒水便灑在了姬秀月的裙襬上，讓姬秀月尖叫了起來。「賤人！瞧妳做了什麼好事！」

姬秀月本能的就想伸手打她，南淨雪自然是舉手擋，一旁的奴僕急忙想勸架，此時書房的門卻猛然打開，宣青塵一步踏出，不悅地道——

「書房之外，為何爭吵？」

姬秀月因為角度的關係，先看到了宣青塵的身影，腦中靈光一閃，本欲打人的手改為一抓，另一隻手上的酒瓶也刻意讓它落在地上，發出刺耳的破碎聲。

南淨雪不懂姬秀月為什麼原本想打她，之後卻把她的手拉了過去，但宣青塵一出現，她當下有種不妙的感覺，果然姬秀月搶在她之前，一臉無奈又委屈地對宣青塵開口道：「青塵大哥，幸好你出來了，淨雪姊姊硬是要在這裡鬧，我怎麼勸都勸不下來……」

宣青塵只看到南淨雪的手與姬秀月的糾纏在一起，然後酒瓶就破了，不由沉聲

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姬秀月急忙示弱地說道：「其實也是秀月的錯，淨雪姊姊要見青塵大哥，但被擋在書房之外，秀月做主讓淨雪姊姊進來，想讓她在院子裡等一會兒，有什麼事替她轉達。淨雪姊姊拿了一籃酒要秀月轉交，秀月只是想檢查一下，但淨雪姊姊卻突然失控的把酒水潑在我身上，還把酒瓶摔了，說不許我碰她的酒……」

其實這番話，宣青塵是半信半疑的，因為依南淨雪的個性，確實相當保護自己的東西，姬秀月某些舉動激起她的反抗是有可能的，可是她或許會不許姬秀月碰她的酒，他卻不太相信她會捨得把自己釀的酒倒在地上，甚至是激動到摔酒瓶。

「淨雪，妳來這裡做什麼？怎麼進來的？」宣青塵沉聲問。

南淨雪心一沉，「我、我想送酒給相公，我已經很多天沒見到相公了……是姬姑娘讓我進來的……」

原來是想他了……宣青塵心裡好受了些，但在姬秀月面前，卻不好太傾向自己的娘子，所以還是維持著那副嚴厲的模樣質問道：「所以秀月說得沒錯。那妳是否對秀月不禮貌？」

「我……嗯……」南淨雪委屈地點了點頭，她確實動手去奪酒瓶，冒犯了姬秀月，但她試圖為自己說話，「可是是她要倒了我的酒，我才會伸手去阻止她，那酒瓶也不是我——」

「我若要倒了妳的酒，會倒在自己身上嗎？」姬秀月打斷了南淨雪的辯白，她自認方才的一切做得天衣無縫，這院裡除了杏兒又都是姑姑的人，什麼不都是她說了算？「淨雪姊姊，我知道妳對我有敵意，但我已經盡力向妳示好了，否則也不會冒著違反宣家家規的風險讓妳進書房的院子。其實妳當真不必對我如此不善，我來宣府真的是來幫青塵大哥的！對客人不禮貌，萬一這件事讓姑姑知道，妳可是要受鞭刑的……」

「好了！」聽到她們的對話，宣青塵知道自己找不出真的答案了，而且姬秀月的話下隱然帶著威脅的意思，若南淨雪再鬧下去，她不排除一狀告到姬冰那裡，讓南淨雪受到嚴厲的家法。

不過顯然南淨雪無故進入書房範圍，又承認對客人不禮貌，已然落到下風。為了讓這風波平息，宣青塵已經下了決定。

「淨雪，既然今日是妳闖入書房，又是妳失禮了，那麼妳向姬姑娘道個歉。」宣青塵轉向姬秀月，目光若有深意地道：「姬姑娘，既然不是什麼大事，在下希望這件事就此揭過，妳被弄髒的衣服，我會賠一件給妳。」

「既然青塵大哥都這麼說了，秀月也不是小家子氣的人，自然不會再計較。」姬秀月溫順地回答，也收到了此事到此為止的暗示。

她是個聰明人，自然知道她若堅持要辦南淨雪，那麼接下來不肯罷休的就會是宣青塵了，所以她放軟身段，只在暗地裡給了南淨雪一記凌厲又囂張的眼神。

南淨雪心頭一涼，她知道這黑鍋自己是背定了，只要未經許可進入書房就是犯了家規，就算姬秀月先啟釁，也不會有人相信她。

而姬秀月那記眼神，更是擺明了告訴南淨雪，她就是故意的，但南淨雪卻悲哀的

發現，自己一點反擊的能力都沒有，因為她的相公這一次沒有站在她這邊。她明白他想息事寧人的心情，可是今日之事不僅僅是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，事實上更是兩個女人的角力，而她顯然落了下風。

南淨雪低著頭，雙手握拳，但那聲道歉卻怎麼也說不出來。

「淨雪！」宣青塵微慍地提醒著她。

終於，她緩緩地抬起頭，眼眶裡是不甘的淚水，可是她沒有讓它流下來。

她寧可受鞭刑，也不想在這件事上屈服！

一個轉身，她跑離了書房，再也不管身後面露陰沉的姬秀月及臉色微變的宣青塵。這是她第一次違抗他的意思，會有什麼後果，她已管不了了！

南淨雪一直以為她很快就會被拖出房去，受到家規的責罰，想不到書房裡的事彷彿沒發生過一般，在森嚴的宣府裡沒有激起一絲漣漪，就這麼雲淡風輕的過去了。當然，宣青塵在這件事情上出了大力氣，只是她永遠不會知道，因為他總覺得這種事情他頂著就行，不必特別告訴她，不過，他明知道她想他了，卻依舊沒有回房，當是她頂撞夫君的教訓。

可是這一次她也是鐵了心，因為她覺得自己沒有錯，為什麼她要屈服？明明真正壞的是姬秀月，那個女人在她面前一副樣子，在宣青塵面前又是另一副樣子，虛假得很，她一點也不想向姬秀月低頭。

所以這種心照不宣的冷戰，就在這對鮮少見面又互相牽掛的夫妻之間展開，而宣府的下人漸漸的也捉摸出了一點意味，於是原來受到的待遇就不怎麼樣的南淨雪，這陣子更難過了。

她原本就因為姬冰的排擠，只要宣青塵不在，就不能到大廳裡與宣威同桌，只能到廚房取回主僕兩人的膳食。這陣子宣青塵顯然無視她的存在，於是傾向姬冰的廚娘便主動將南淨雪院落的食物分量刪減一半，而且一天只供兩餐，而她又賭氣不去向宣青塵告狀——事實上是她也見不到他——所以主僕倆只好時常餓肚子，真的受不了就喝水充飢。

又或者，這陣子天氣越來越涼爽，府裡會依各房需求添購新的秋冬衣物，至於去年的舊衣物，因為姬冰不喜穿舊衣，每年入夏就會扔光各房去年的秋冬衣，免得被人笑宣家寒磣。今年南淨雪沒有收到她和杏兒的衣服，所以她依舊穿著夏天的短衣，冷到發抖時就躲進被窩裡。

「少奶奶，這樣太欺負人了！」今日偏生特別冷，杏兒見南淨雪噴嚏打個不停，冷到臉色都蒼白了，卻連碗熱湯都沒得喝，便提了一個建議。「今兒個是府裡發餉的日子，我到帳房那裡領我們院子的分例，府裡不給吃不給穿，咱們到街上自己買！」

於是杏兒氣勢洶洶地出了院落，而南淨雪只能眼巴巴的等著杏兒回來。到了這個節骨眼，她對宣青塵的怒氣，已經慢慢的化為一種心寒，她甚至悲哀的想著，會不會哪一天他突然想到她，回來院落裡看，才發現她已經凍死或餓死了？

時間過去了一個時辰，她莫名地覺得不安，杏兒只是去取個分例，早就該在一刻鐘之內回來。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她再也坐不住，連忙出了房間去找。

在往帳房的這一路找來找去，隨便拉個下人間，不是不理她就是說不知道。經過花園的時候，發現姬秀月現居的院落之外似乎聲音嘈雜，她本能的走進了花園，但入眼的一幕，卻讓她當下紅了眼眶，幾乎不能自己的發起抖來。

因為她看到杏兒趴在地上，混身是血，而姬秀月正拿著一條鞭子，噙著一抹猙獰的笑，往杏兒身上狂抽。

「住手！」南淨雪尖叫，連忙衝了過去，想攔住姬秀月，卻被護衛給擋了下來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為什麼要打杏兒？妳住手！住手！」

姬秀月見正主終於來了，確實停手，不過表情卻更陰險幾分。「這個賤婢衝撞了我，犯了家規，不該罰嗎？」

「杏兒犯了什麼家規？她不過是到帳房領個分例！」南淨雪水眸圓睜，無懼地瞪著姬秀月。「我相信杏兒不可能沒事會犯家規的！」

「在帳房那兒，她支取了不屬於妳們那一房的分例，被我的婢女逮個正著，我不過是替青塵大哥教訓一下這貪心的賤婢，否則事情鬧到我姑姑那兒，她說不定會被趕出府去，妳還得感謝我呢！」姬秀月冷笑著，又準備動手。

南淨雪被擋著，無法阻止姬秀月，心急之下整個人趴在杏兒身上。「不許妳打杏兒！」

杏兒早已痛得說不出話來，但她感受到主人以身護她的勇氣，一直忍住的冤屈及難過，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，她虛弱地忍痛開口道：「少奶奶……杏兒沒有……是他們冤枉杏兒……」

「我婢女親眼所見，哪裡有假？」姬秀月這回鐵了心就是要將杏兒打死，讓南淨雪無依無靠，這件事也早已得到姬冰默許，所以她得勢不饒人，更張揚地道：「南淨雪，妳最好走開，否則妳包庇犯錯的下人，我可是要連妳一起打。」

南淨雪才不管她說什麼，小心翼翼地扶起杏兒，想讓她坐起，想不到這時候姬秀月當真好幾鞭下來，不只讓好不容易起來的杏兒又軟倒下去，甚至連南淨雪背後的衣服也被鞭子削得破碎不堪，整個背與手臂更是熱辣辣的疼痛。

「我說過妳不許打杏兒！妳太過分了！」泥人也有三分土氣，南淨雪與杏兒情同姊妹，哪裡受得了杏兒當著她的面被打，更不用說自己也被打得痛不欲生，一時情緒激憤，居然突破了侍衛的防線，朝姬秀月衝過去，一把將她推倒在地。

姬秀月倒在地上，吃痛地叫一聲，不敢相信南淨雪這蠢女人居然敢向她動手！

這時候，見兩女起衝突而去找宣青塵的下人，終於把他帶來。

姬秀月見到他遠遠快步走來，心中暗恨想打死杏兒的計劃恐怕要作罷了，不過她設這個局要如何脫身？美目精光連閃，最後很快地變了臉色，裝作倒地不起，痛得秀眉微蹙的樣子，眼眶還含淚。

「青塵大哥，你來了！快來救我，淨雪姊姊發瘋了！」姬秀月哭著撲向他，一副受盡欺侮的模樣。

至於南淨雪，因為忙著扶起杏兒，連宣青塵來了都沒注意到，更別說要向夫君尋

求溫暖了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！」宣青塵退了一步，虛抱住姬秀月，倒沒有真的讓她撲到懷裡。雖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，但見到一片混亂的場面，臉色也不由鐵青。

「青塵大哥，今日我的婢女到帳房支領姑姑給的零花錢，卻遇到淨雪姊姊的婢女杏兒正要將我們那一份取走，這明明就是偷竊，依家法是要趕出府的！但我不想把事情鬧到姑姑那邊，便向杏兒施以微懲，日後姑姑問起來也多少能替杏兒脫罪。想不到淨雪姊姊看到我懲罰杏兒就發狂了，動手打我，還把我推倒在地……」先聲奪人，一向是姬秀月無往不利的武器，因為她知道在這件事情上，南淨雪一定解釋不清楚，而杏兒被她打得半死不活，大概也無法作證什麼，所以這個虧，南淨雪只能吃下去。

她為了擺正自己的姿態，證明自己沒有錯，還搬出了宣府的規矩說明，「姑姑告訴我，宣府裡下人以下犯上，主子可以教訓下人，但嚴禁家族內鬥，青塵大哥你要為秀月做主啊！」

這番話的意思無異就是，她姬秀月可以打杏兒，但南淨雪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打她。站在規定的制高點，她的立場可說是無懈可擊。

宣青塵冷眼看著這一切，發覺南淨雪衣著單薄，不解這麼冷的天她怎麼穿成這樣，內心擔憂又氣惱她如此不會照顧自己，之後非得罵罵她。而後眼光又往旁邊一掃，自然看到了被打得混身是血的杏兒，對於在他面前一直保持端莊溫婉形象的姬秀月，突然起了一絲厭惡。

不過眼下的確是南淨雪打了姬秀月，他也不好偏幫，只能冷冷問道：「淨雪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南淨雪忍痛站起來，事實上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只是定定地望著他，眼中沒有以往的柔弱，而是含著一股不屈及不甘。「不管是什麼事，她都不能打杏兒！杏兒快被她打死了你知道嗎！」

宣青塵沉下臉來，「妳又要使性子了嗎？向秀月道歉！」

他這次語氣更重，無非是希望南淨雪聽話一些，乖乖道歉，他也好向姬秀月說情，把南淨雪打她的事淡化，因為如果這一次她真的不依不饒的去向姬冰哭訴，那麼南淨雪的下場，不會比現在的杏兒好多少。

「我不道歉！」南淨雪卻不想再妥協，她覺得自己和杏兒這陣子受到的欺負與忽略已經夠了！她的表情裡，再也沒有對他的依戀，有的只是滿滿的失望與憤怒。

「你總是要我道歉，可是明明是她先對杏兒動手的！我相信杏兒不可能貪府裡的什麼，憑什麼她一句話就可以鞭打杏兒，她一句話你就要我道歉？我沒有錯，杏兒也沒有錯，我絕對不道歉——」

啪！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宣青塵突然舉手賞了她一巴掌。這一巴掌不重，只是讓她的臉偏過去，卻把她的一顆心完全打碎了。

「妳再這麼鬧下去，對妳有什麼好處？對杏兒又有什麼好處？」他詢問著，試圖讓她冷靜，因為她的目光與表現已然讓他覺得有些不安，這種失控的情況，不應

該發生在乖巧的她身上。

「你打我……你居然打我……」南淨雪撫著臉，無法理會他說什麼，因為她所有的崇拜、所有的信念，在這一巴掌之下，全都瓦解了。她淚眼矇矓地望向他，身體上以及臉上的痛，卻比不上她的心痛。「你根本不相信我，甚至還幫別人欺負我，我以為在這個府裡，只有你會保護我，我錯了，原來我錯了……」

「淨雪，聽話，妳只要道歉，我會讓妳沒事……」她的表現讓他有些慌了，但他強作鎮定，不想在姬秀月面前失態。

「我說過我不會道歉！」她突然失控地大吼，這是她第一次對宣青塵大聲，不顧一切地發洩出自己所有不滿。「你跟他們都一樣！只會欺負我和杏兒，我們過得辛苦的時候你又在哪裡？一出現就只會要我認錯，我沒有錯！沒有錯！你就和她一樣把我打死好了，我死都不會認錯——」由於情緒太過激動，身上又帶著傷，再加上這陣子吃不飽穿不暖，身子骨原本就虛弱的南淨雪突然兩眼一黑，直接往後倒了下去。

見到這個畫面的姬秀月暗自露出一抹微笑，原本她還覺得自己想入主宣府少奶奶的道路漫長，想不到南淨雪自斷生路，那就怨不得她取而代之了！

宣青塵見到南淨雪暈了過去，心頭一緊，連忙一個箭步上前接住她，然而就在他的左手碰到她的背時，察覺她用力地抽搐一下，接著便是一股濕漉漉的感覺在他的手上蔓延。

他本能的用另一支手撐住她，抽起左手，卻見到自己滿手的血。一時之間，一股沖天的怒火在他心中燃起，原來她也受傷了！是誰打了她？

回想方才南淨雪暈倒前，怒吼著要他和「她」一樣把她打死好了，她口中的「她」會是誰？他冷酷的眼神頓時落在姬秀月身上。「是妳？妳打了淨雪？」

姬秀月早就想好了藉口，她同樣以一副虛弱的模樣替自己辯駁。「因為淨雪姊姊一直打我，我只是反抗……」

「她說謊！她一直在說謊！」被南淨雪扶起坐在一旁的杏兒，終於撐過了那足以令人昏厥的痛苦，突然睜開眼，氣若游絲地道：「她想打我……少奶奶要保護我……她就連少奶奶一起打！少奶奶是因為先被打了……才反抗的……」

因為說話拉痛了傷口，杏兒悶哼了一聲，但她用著最後的力氣，也要為南淨雪討一個公道。「少爺生少奶奶的氣，所以每個下人都欺負我們……少奶奶和我吃不飽穿不暖，我去領分例想替少奶奶買些吃的和冬衣，帳房居然說少奶奶的分例只有住在花園院落的人才可以領……我們不可以……然後姬秀月就帶人出現……說我偷竊，把我拉到她的院子裡鞭打……」

杏兒體力不支，在昏過去前，她只剩最後一絲理智，不停地重複道：「少爺……要替少奶奶做主……要替少奶奶做主……」

宣青塵聽得臉色鐵青，他方才接到下人的消息前來，見到又是南淨雪與姬秀月爭吵，心裡已先入為主覺得南淨雪這丫頭又在找麻煩，想不到這一切居然都是圈套，被設計的人，就是南淨雪。

他不由聯想到上回書房外那一幕，現在根本問都不用問就知道一定是姬秀月刻意

陷害，而他做了什麼？逼迫南淨雪認錯？她何錯之有？在她們主僕受盡府裡上下排擠欺負時，他又在哪裡？

他只顧著維護他身為丈夫的權威，還想著冷落她幾日給她一點教訓，她就會像上次王家大宅那件事一樣，乖乖的前來求和。他自以為是保護她的手段，卻是真正的傷害她。

一股內疚及痛苦頓時淹沒了他，讓他幾乎沒辦法好好抱著南淨雪。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卻是那個依舊在裝可憐的姬秀月。

他冷冷地望向姬秀月，語氣冰寒。「什麼時候少奶奶的分例輪到你這個外人支領了？」

姬秀月原只是讓姬冰協助，請帳房幫忙誣陷杏兒，反正杏兒死了就死無對證，但如今被揭穿，知道這事瞞不過去，只能極力為自己說話：「……是姑姑說我可以去支領、支領花園院落的分例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方才說淨雪打你，你只是反抗，你怎麼不說你先打了淨雪，還打得她混身傷？」如果可以，宣青塵用目光幾乎就要殺死她。「你認為你不是宣家人，宣家的家規辦不到你，就可以利用姨娘的權威恣意妄為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姬秀月啞口無言，暗恨杏兒這丫頭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，方才她還想著要怎麼除掉杏兒免得事跡敗露，想不到杏兒居然還有說話的力氣。

「今日之內給我滾出府去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！」

若非宣青塵心焦懷中南淨雪的情況，他一定會留下來和姬秀月好好算帳。方才為了杏兒的證詞，他不過耽擱了這一下子，南淨雪的臉色就變得更蒼白了。

於是他不再多說，抱著她便匆匆回房，他雖然知道這點傷並不會讓自己失去她的人，但他卻很清楚，這一次自己怕是已然失去她的心。